

第九屆 亞大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中華民國
亞洲大學

103 年 6 月
通識教育中心 印製

第九屆亞大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目次

壹、序

第九屆亞大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序言	1
-------------------------	---

貳、新詩類

新詩首獎-離殤 室內設計學系 102055005 柳又立	4
新詩二獎-父親 室內設計學系 102055043 余泓毅	8
新詩三獎-兒時憶 心理學系 101044055 林佩萱	10
新詩優勝獎-詠母 心理學系 102044061 夜影	12
新詩優勝獎-流星 視學傳達設計學系 102008017 呂家華	14

參、散文類

散文首獎-春音 資訊工程學系 102013041 張簡彥佑	16
散文二獎-窗 心理學系 101044086 朱慧慈	18
散文三獎-我最浪漫的數學題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102008022 林鑫杙	21
散文優勝獎-那飄去的雲 外國語文學系 102046077 林廂玲	24
散文優勝獎-後座雜感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100005036 許哲豪	27

肆、短篇小說類

短篇小說首獎-餘暉 心理學系 王善豫 99145003	30
短篇小說二獎-等待 心理學系 101044041 楊純毓	38
短篇小說三獎-債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02000048 王于文	44
短篇小說優勝獎-無聲的小夜曲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02002013 溫珮筠	52
短篇小說優勝獎-殤 心理學系 100044090 劉冠妙	57

伍、「話我故鄉」

話我故鄉首獎-鄉夢宜蘭 創意設計學院不分系 吳亭毅 102056008	64
話我故鄉二獎-大雅 心理學系 100044165 戴郁芳	67
話我故鄉三獎-光復新村 社會工作學系 102040020 林亭好	71
話我故鄉優勝獎-高雄 心理學系 102044132 陳筠鵬	74
話我故鄉優勝獎-歸屬 經營管理學系 102024040 趙嘉英	77

第九屆亞大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序言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林益昇

本校文學獎由通識教育中心舉辦，自 2006 年起由王晴慧老師策劃籌辦，初時因在地因緣及呼應地方特色，命名為「詠霧峰情文學獎」，規劃為每學年舉辦一次，並以新詩類與散文類獎項為起跑，以歌詠霧峰之風土人情作為主題，帶動校園文學創作風氣之萌生。而後，為擴及書寫主題廣泛性，避免書寫主題僅侷限於霧峰情懷，及扣合本校校名，遂自 2011 年起的第六屆文學獎，正式更名為「亞大文學獎」，並增設「短篇小說獎」，其後於第七屆亞大文學獎中，又增設「話我故鄉報導文學獎」，期盼能使更多喜歡創作的莘莘學子們，得以透過多元的獎項，使其創作才華盡情揮灑，以豐富此文學創作園地。

至今，本校文學獎已邁入第九屆，學子們創作連綿，在這片文學花園裡，亦展現各自非凡風采。

本屆亞大文學獎改變過往收稿、截稿時間，自去年底即開始徵稿，至今年三月底截稿時，各類獎項已有厚厚一疊待審的作品，這一可喜現象，讓我們很欣慰多年來推動校園文學創作的用心，已然陸續在亞大的文學花園裡，盛放璀璨的花朵。而擔任幕後推手的王晴慧老師、黃淑貞老師、陳正平老師、蕭世瓊老師，及其他所有國文老師、相關人員等，皆是播種及持續耕耘者，大家齊心一致為帶動學生創作而努力，使此一文學盛事能夠年年精彩輩出，此誠為校園美事。

此次審稿的評審委員，除了本校學有專長的國文教師外，並廣邀校外學者及作家擔任評審，通過初審、複審兩階段嚴格評選，而後由眾多作品中，挑選出各五篇的得獎作品，並定奪其名次。第九屆文學獎的徵稿類別，分別有新詩獎、散文獎、短篇小說獎、話我故鄉報導文學特別獎四項，每類獎項的得獎者，皆是自眾多稿件中勝出的優秀作品，各具特色及風情，展現了亞大才子、才女們非凡的文學才華。

新詩首獎〈離殤〉，以歷史為題材，從女性角度出發，設想貴妃之死有何意義，除了批評父權觀點的不足外，亦營造出一種恐怖、無辜且絕望的悲美境界，全詩寫來哀怨動人，有歷史的無奈，貴妃命運的衝突，君王的昏庸無能，交織成血淚斑斑的離情哀傷，可謂獨樹一格。

貳獎〈父親〉，描寫父親的形象，感念父親的辛勞，全詩藉由父親耕田之雙手表現出對兒子承擔責任的教育關懷，並以父子雙手之乾裂與乾淨的對比意象，突顯父親盡責的堅強形象，全詩寫來溫馨親切，情誼動人。參獎〈兒時憶〉，是對兒時生活的追憶，寫來生動活潑，充滿兒時趣味，全詩流露的童趣，令人一同跌入童年歡樂時光的回憶中。優勝獎兩篇亦各具風雅，首篇〈詠母〉，以百合、玫瑰、孤挺花和康乃馨等四種花態來描述作者對母親的歌頌，寫法上相當特別，字裡行間可感受到作者對母親的崇誠之愛，文字精煉，用詞恰切。第二篇〈流星〉，擷取生活中向流星許願的片段，發出對流星短暫生命之哀嘆，全詩以流星為意象，傳達對生命的思維，具體生動，扣人心弦。

散文首獎〈春音〉，文筆流暢，是篇追思父親的雋永小品文，全篇情感內斂，然讀來自能感受作者自生命底層所湧出的感情厚度，從首段起，即文學質地盡露，一氣到底，該收該放都得宜得勢，全文以春雨及甘菊為意象，交織出對已逝父親的懷念，且結構安排凸顯在時空的穿插中，頗為精妙。貳獎〈窗〉，以敘事的筆法，交織抒情的沈思，從窗的視角，靜靜觀看人事更迭，詠物中富含惜物的韻致，層層遞進，詞采優美，是篇透過空屋及窗之意象，書寫寂寞且巧妙言傳的佳文。參獎〈我最浪漫的數學題〉，用數學常見符號，作為對難解愛情的意象詮釋，相較於其他而言，此文章是大膽而活潑，以 $\sqrt{+x \neq}$ 四個數學符號串寫愛情習題，題材富新意，頗見用心於結構設計，為內容增色不少。優勝獎兩篇亦各具文采，首篇〈那飄去的雲〉，以天上飄去的雲比喻外公的離世，文字清麗中有溫馨，自然而不矯情，雖是思念追悼之文，但文意盡頭以踏雲而去的溫馨筆法，將作者對人生無常的感慨，收攏於珍惜當下的安恬之中，是篇洋溢溫暖的小品佳作。第二篇優勝獎〈後座雜感〉，透過從小到大的搭車經驗，鋪陳搭車時的種種情緒和想望，勾勒出人間尋常世相，然平凡中自有其不凡的細膩觀察，最後再收攏至一段段車程旅途，莫不是為了回到家的親情呼喚，很自然地呼應人心。

短篇小說首獎〈餘暉〉，小說語言純熟洗鍊，情感細膩，道盡為人子夾在現實生活與親情的困境，敘事時序採「今—昔—今」方式，呈現出小說主角撫今追昔，對比為子者有限的孝養與為母者無私的付出，也凸顯了臺灣社會日益嚴重的高齡化問題，文中那每一次次發自內心的扣問，夾敘夾議，引人深思。貳獎〈等待〉，以敏銳的觀察力描寫寵物「貓」與男/女主人間的種種情緣，文字清麗，描寫細膩且溫馨，剪裁合度，在佈局與情節的鋪陳上皆具巧思，能扣住「等待」的主題層層開展，剪裁合度，且小說結局扣合大馬客機失聯墜毀的國際時事，於主述者天真的映襯下，現實人生愈形殘忍，等待落空的遺憾描述，可說入木三分。參獎〈債〉，以「債」為主題書寫人世間情緣的生滅幻化，欠/還之間，虛實相應，「前生債，今生還」，在作者操作下，鎖定一對同父異母兄弟的惡鬥怨恨，文筆流暢，情感細膩，小說前後文充滿佛家了悟人生的智慧，息怨止孽的中心題旨十分鮮明，對二十歲上下活在快速便捷的E時代年輕人而言，是難得的生命之慧。優勝獎兩篇亦各具風華，首篇〈無聲的小夜曲〉，

從一個令人懷念的懷錶寫起，悠揚動人的小夜曲琴音中流瀉一段感人的友情，內容平淡中見真情，由猶太小人物的處境窺見納粹歷史的大時代，寫實技巧頗佳，既揭露人性的荒蕪、晦暗與掙扎，也表現人性所應具有的普遍的同理與同情，體現人道主義的高貴情懷，筆觸細膩，意象頗為鮮明。優勝獎第二篇〈殤〉，是一則現代寫實小說，文中女主角母親吸毒，枉顧母職，一心向學的她，竟遭母親同居人侵害，求助無門下，只好手刃仇敵，共赴黃泉，全文如實呈現可憐又無奈的失能家庭悲劇，是飽含社會意識的題材，作者對女主角的無奈、母親同居人的污穢描述，著力頗深，閱讀時有戰慄之感，寫作功力可見。

話我故鄉報導文學首獎〈鄉夢宜蘭〉，以優美流暢的文筆，細細道出蘭陽之美：從充滿童趣的幾米藝術森林、裝載兒時甜蜜的紅磚古厝、豐饒的原野平疇到滿是家鄉味的北管市場，彷彿緩緩展開的畫軸，逐一映入眼簾，雖無圖片，卻細膩而深刻，令人自然想像其人、其物、其景、其情，喚起讀者對故鄉的共鳴。貳獎〈話我故鄉—大雅〉，文筆清新，書寫角度點線面兼顧，收放自如，以黃金麥田與充滿綠意的自行車步道，說明家鄉大雅的熱情與活力，取材用心適切，且作者用心徵引圖片來說明家鄉之美，輔以親身經歷來敘事，圖文並茂，符合報導文學旨意。參獎〈光復新村〉，以「私房景點」為題，引人注意，雖無任何圖片，卻可按「文」索驥，一步步進入作者營造的故鄉情懷，穿梭於記憶與現實之間，頗有思昔之幽情。兩篇優勝獎亦各有特色，首篇〈話我故鄉—高雄〉，以精確巧妙的譬喻，嚴謹工整的對句，將港都美景幻化成仙境一般，唯美絕倫，全文情感豐富，透過自我對話與藝語形式，深刻表現出離鄉遊子對故鄉的眷戀之情，滿紙思鄉愁緒首尾呼應，軸心基調一氣呵成。第二篇優勝獎〈歸屬〉，聚焦在故鄉的特殊景致與內心感懷，真摯細膩的文筆，勾繪心靈駐紮的家鄉，文字駕馭技巧相當純熟，且圖文並茂，具體展現南投群山簇擁的天然美景，以實入虛，從怨懟故鄉到了解故鄉；從孤獨自處到坦然自信，將「歸屬」一詞的內涵表現無遺。

上述勝出作品，是透過眾多評審的縝密審查、反覆討論的評選過程中，由競爭激烈的眾佳作中，所評選而出的美文佳構，每一篇都展現其難以被取代的特色與風情，我們誠然為亞大的創作才人喝采，並由衷因你們而感到驕傲與榮耀，我誠然相信，亞大的文學之美，因你們的熱情投入，得以更豐盛、更富饒！

每個獎項背後，總有眾多幕後推手默默無聲地奉獻，在此，亦誠摯地感謝辛苦的評審委員與工作同仁，沒有大家的付出與護持，則沒有這片文學園地的開闢與茁壯。同時，也祝福二十位得獎者，願年輕的你，能透過你的奇麗文采，持續在文學創作的園地裡播種、耕耘與收穫，為亞大開創出更光華璀璨的文學世界。

新詩首獎-離殤 室內設計學系 102055005 柳又立

<一>

驪山之北
長歎隨風消散
那女人獨步於池邊
徘徊

夜裡
秋風對她耳語
「如果妳不曾存在」

<二>

華清池畔
冷月映著她的慘白

回首
京城卻已不復見

於是
縱身一躍
玉碎
鮮血浸透了枯池
蔓延 蔓延
仇恨沁入她的心脾
無聲的詛咒

世...世
代.....代

<三>

半晌
她愣愣的看著遠方
血珠剔透映著
長恨綿綿
永無盡

夜裡
她縱聲尖叫
黯黑的氛圍裡
她釋放著深埋的怨

讓情緒劃開夜空
刺破虛華與偽善
繁星因而不在閃爍

<四>

她以淒厲的聲嘶喊著

我是羔羊
只為
昏庸的統治者
受罪

我是罪人
因為
我是女人

那春秋的南子
戰國的西施
西周的褒姒

不過是如此

罷了

<五>

殷紅的血
蔓蔓
從她精緻的嘴角流出
劃破了寧靜
圍成了一條長河
圈起了整個唐朝

包覆著

詛咒著

<六>

翻過了身子
眼底是無盡的黑
女人闔起了雙眸
於無星之夜
狂笑著

七月七日長生殿

那夜的諾言
是否存在

你還記得嗎
是 否
〈七〉

好久好久的以後
傳說如此渲染

牡丹不開花
是 我

君不早朝
是 我

長安亂
一切是我

所以
我 去 死
而
你 們
繼續擁護著

無能的王
〈八〉
驀然
她睜開了眼
秋裡的最後一片梧桐葉
翩然落下

那年寒風依舊刺骨
悽悽 愴愴

那馬嵬坡上
僅留枯枝
於殘風中

蕭 瑟

亞大文學獎 新詩類 首獎-柳又立 得獎感言



首先，當然是感謝評審給我這個機會與贊許，因為這是不曾預期過的。

從前的我，只寫小說，不寫新詩。我必須承認，是受韓寒的影響，所以才會不喜歡新詩。不過在後期，在看了洛夫的詩集之後，我發現其實新詩的可塑性其實很大，詩本身，就是活的，有生命的。從此我不再固執，也嘗試開始寫詩與散文，因為人生不該只有一條路，應該有更多的可能性。

此詩定題為”離殤“，講述的是一種離別的傷感，偏向於蒼涼的感覺，甚至能說是極度痛苦的。歷史上其實有很多懸案，而貴妃之死，受到諸多人的矚目。美人亡國不是第一次發生，但在中國是否已成常態？究竟這是誰之過？其實無人能答，而我認為，美人不是一個推卸的好藉口。這是我的出發點之一，而操作上，我開始揣測著她的思想，從唐朝至今，她走過多少個蒼涼的夜？於是，這首詩就這麼誕生了。

我本身是寫悲劇出身的，因為我偏好於在黑暗中，找到光明之美，所以我的文字偏向蒼涼，微些直斷，微些批判。但其實在蒼涼之際，我反而能得到最深的平靜，看得更加透徹。我想，這是我的抉擇。從前，我是一個稟持著自己只寫小說的人，但很多路就因此這麼被箝制住了。因為被箝制過，所以我理解到中文不是一有一種可能性，其實，我們都該給自己一次的機會。所以同樣的，再次感謝評審。

新詩二獎-父親 室內設計學系 102055043 余泓毅

父親的手無數乾裂的痕跡
你的手是乾淨潔白的
孩子啊！
他不想傳給你那塊早已乾枯的田地
當雨水降臨於貧瘠的大地之上
他也會小聲抱怨著那關節如同氣象報告
偶爾會要求一起去做田
然而必定是你最空閒之時
他也會跟你說他當年做黑手、開挖土機
但最後他選擇回到了田裡
那是在你出生前夕啊！
戰戰兢兢的度過每一天，不敢生病，不敢倒下
你離開家裡去求學的時候
你偶爾會回想起那嫩綠的茶葉和那溫潤的烏龍茶
便如同他一般 回甘
他那漸白的黑髮
伴隨你漸漸茁壯的身軀。

父親！
伴隨歲月的痕跡
成了心中永不倒的一面牆
孩子啊！
你也即將伴隨歲月成年
你也將用雙手扛起那香火的傳承
他用乾枯的手掌把你眼前的路打通
如同愚公移山
你是否也能用雙手
撐起一面城牆
延續父親所想要延續的
成為

父親！

亞大文學獎 新詩類 二獎-余泓毅 得獎感言



我需要先感謝一路陪伴我的家人，他們縱容我遨遊於書籍的大海；我要感謝我故鄉的太陽，刺熱的逼迫我向前走；我要感謝我步伐所舉的環境，讓我擁有正視自我的心境。

假如世界是一片海洋，那我就是回游的鮭魚，游向生我育我的回憶；假如世界是無盡藍天，我願成為一隻候鳥，飛向我終究要回歸的故鄉。然而我生長在陸地，我只能成為一片藍天，接受無數回憶飛翔在裡面。而我也願意成為一片藍天、一座大海，讓候鳥停駐在我心坎，讓船舶航行於心海。讓我成為傳承者，連接父母與子女，以往與未來。

我也要感謝我從小學到大學的老師，有他們一路的幫忙與鼓勵，我不曾放棄閱讀與寫作，感謝我的每一位國文老師，他們提供給我文學的基礎素養，也更正我的思考模式，使我能以更敏銳的心來覺察萬物，我也需要感謝我現在的老師與TA學姐，是他們提供我如此多的訊息，使我能有機會參與本次的徵文。

我生長於平凡的鄉村，平凡的世界，然而透過閱讀與書寫，我見識到不平凡的視野，透過書寫，與世界共鳴。日常中我們因為怕羞而難以出口的言語，我們會用不同形式的方法來表達，有人閱讀、有人繪畫、有人唱歌，還有人書寫，因為閱讀，我與世界更加接近。因為書寫，我更能了解自己，認識自己的成長想法。

最後我還要感謝的是評審老師，因為他們，我才能夠向世界分享我的文章與想法。

新詩三獎-兒時憶 心理學系 101044055 林佩萱

我有一塊地
名字叫小天地

木板 竹竿 雨後積水裡悠游的小蝌蚪
盆栽 果園 晴時綠稻間徜徉的白鷺鷥

閣樓裡老搖椅搖啊搖，
遙看田野孩童們，笑嬉戲
遙看鄉野鄰里們，話家常

捉迷藏
或蹲或臥在玉蜀黍田裡
高高的葉 掩住了烈陽
也遮住了嬉鬧的身影
搗著小嘴兒
噓 當鬼的孩子要找來了

捉蝴蝶
捕蟲網高舉著 追著蝶四竄著
一撲 撲進了舊三合院裡
年邁的婆婆罵咧咧
啊 虎姑婆追來了
一哄 而散

桑葚樹下
捏著小紅果
掌心上了一點一點的紅
嘴裡酸的 心裡甜兒
木雞棚裡
雞群們圍著
雙手捧著雞仔
笑得彷彿
捧起一個世界

閣樓裡的老搖椅仍舊搖啊搖，
遙看光陰蒙了塵，倘了灰
遙看童年化了煙，成了空

當年的孩子已不是孩子
當年的小小天地 鋪了柏油 蓋了房舍
當年的甜甜回憶 混了惆悵 藏了酸澀

我曾經有一塊地
名字叫小天地

如今喚做
兒時憶

亞大文學獎 新詩類 三獎-林佩萱 得獎感言



觸發這首詩的創作是在回家路上的一個夜晚，父母坐在駕駛座和副駕駛座上說著爺爺家附近土地的變化，他們說著那塊土地的工程，那時我心中有著複雜的思緒，我很不捨，甚至難過得不行。上大學前，那裡其實一直在悄悄變化著，在我意識到前雞隻已不見蹤影，曾經花花草草也有了變化，有人說過，一直處在環境變遷裡，你其實感覺不大，大學前的我便是這樣，對於經常看見的事物其實沒怎麼感到變化，但上大學再次回去後，才真正感嘆事物變遷，曾經我一直以為就算微小的變化不斷，但那塊土地總會在的，然而現在真的土地上鋪上柏油，建起房子了，曾經能見到的景致一點也不剩的沒了，現在站在那片土地上，我只能說，我根本不認識它了。我對它的記憶仍舊停留在兒時那段樸實又滿足的回憶，那段回憶對任何人來說大概是無趣的，但是我對它始終懷有最真切的情感。

用這首詩來弔唁那段無法復回的曾經，在下過雨的午後，你沒有了能抓撈蝌蚪的水塘；在盛夏，你沒有了那顆乘涼的桑葚樹；在初春，你沒有綠道間的白鷺鷥可看望，在末秋，你也沒有連綿到看不到底的鬆土可以嬉戲，以及啊以及，你連觸景傷情的機會都沒了，因為在那些柏油房屋上，你找不到任何影子，任何能讓你想起兒時的影子了。

我用這首詩作弔唁，至我無法再見的兒時。

新詩優勝獎-詠母 心理學系 102044061 夜影

曾在瓶中綻放自身純潔的百合，

因為玫瑰的百般殷勤，

將自己染成一身血紅。

因為花粉的桀驁不馴，

被他們踩了滿身蠟黃。

而如今，

悉心散發著溫暖的橙。

曾錯認偽裝成妳的多嘴孤挺花，

於是倚鼻傾聽，

明白喋喋不休有別於妳的芬馥細語。

旅人的腳步不曾為妳駐足；

那失措的高雅純白，

請讓我——

獻上一襲粉色康乃馨，

綴成妳的尾擺。

亞大文學獎 新詩類 優勝獎-夜影 得獎感言



首先，想先感謝各位評審的抬愛。雖說，平時有閒暇就會寫寫詩文，但我一向不擅使用詠讚的方式，但因這次文學獎的截稿日期，實是與母親節相近，即突發奇想嘗試用「詠」的方式來表達我對母親的情感。

起初，下筆只寫了前半段，屬於描述母親的辛苦，以百合象徵母親在未出嫁之前是如此純白高貴，而玫瑰表示父親的殷勤而與母親共結連理，「血」字，在一開始反覆思考許久，終究決定使用一字描述母親分娩的痛苦。花粉表示子女，踐踏了母親的青春，緊接著是第二段，屬於我對母親的懺悔，以孤挺花代表與我非常要好的姑姑，但我卻忘記了母親對我的愛，甚至成長過程，我因為那孤挺花而憎恨我的母親，但最終我才發現，陪我一路成長的才是我的母親。旅人，我想表示的涵義有兩種，一是時間帶走母親的青春—更年期，二是父親因工作繁忙較少陪伴於左右。全文以粉色康乃馨綴成尾擺，是因為還記得母親想拍第二次婚紗，正確來說是全家福照，如果真有那一天，我希望婚紗的尾擺真能夠綴上幾千幾萬朵的粉色康乃馨。

因為這次的機會，讓我能夠將自己擅長的寫實風格與文詠的方式，兩者結合，嘗試與以往不同的風格，讓詩文有另外一種美感，而不是淒涼。

新詩優勝獎-流星 視學傳達設計學系 102008017 呂家華

闔眼 會心跳的顫抖
靜靜地 躍動 卻隱藏不住狂喜的呢喃
合十 雙手虔誠地禱告
在你的身影消逝之前 濃縮所有心願

擁有琥珀的奪目卻不如它長壽

你的自毀 只換來千萬企盼
你的自殺 只得來尖銳喧囂

人們搖旗吶喊 你哭著焚燒靈魂.....

你的灰 無人埋葬
你的墳 無人知曉

是非殲滅真相 消瘦的生命托不住太沉重的期待.....

在你螢光熄滅之時
剩我獨自佇立 靜夜裡衷心地為你祈禱
願我能用短暫的哀告 用希望再次點亮你的永恆

亞大文學獎 新詩類 優勝獎-旅家華 得獎感言



一首能感動人的詩，需要一顆能被感動的心。因為被這個世界感動了，所以一份裝滿無法收拾的情感的心情，開始藉由一枝筆、一段文字，輕輕地將心裡的浮光掠影記錄下來。

剛知道學校有文學獎的時候非常興奮，因為有片天地可以分享自己的心情，有一個準則可以知道自己的能力，知道自己的不足再予修正、練習。認真地找了幾首作品稍微修正，最後選了這首：流星。

喜歡讀者藉由自己的心情來讀我的詩，因為透過不同人，不同心情也會有不同的感受，但在此，我想大略敘述一下這首詩的理念與緣故。流星的意象和給人的印象十之八九不脫離希望、許願，等等．．．．．在這首詩中我卻以流星無奈悲切的自白，反諷人們的無知。在一顆即將毀亡的流星心中，是否對人們愚昧的舉動感到悲憤和嘆息？自己的殞落被快樂歌頌：自身的絕望卻誤為希望，就連祈禱也無法使自己起死回生。而我以旁觀這一切的心態，因聽見它的祈禱而哀悼：因感受它孤寂無奈的淚而惋惜，所以衷心禱告，願自己能用短暫的默哀點亮它的永恆，用小小的同情給它一點點合理的公平。這可能也隱射很多人的心情，當一個人被加注太多期待；被寄予太多希望的時候，背後承受著的便是巨大的壓力和對於墜落的恐懼，對於希望反而是更渴求的。

謝謝評審給予的肯定和評語，讓我也能給自己信心並努力修正，有動力繼續寫作和分享。謝謝學校有這個平台，讓喜於寫作的同學們有發揮和證明自己的一片天空，能繼續創作下去。

散文首獎-春音 資訊工程學系 102013041 張簡彥佑

春天是四季中最美好的季節，萬物欣欣向榮，花開在春雨中，清晨冷冽空氣被細雨洗滌得清涼微寒，花瓣上是滿滿的露水，小河的水是深不見底的碧黑。我家後院，綻放了甘菊，除了落下的雨滴聲之外，一切都安安靜靜地。對其他人來說，這都是一幅美麗的景象，但冬天的寒氣仍尚未褪去，我在冷冽的空氣中，不禁打了一個我自己也陌生的寒顫。黎明時分，安靜裡也透著些孤寂的氛圍，我拉緊了衣襟轉身進屋。

我家住在鄉下，今天正值元宵節，各地熱鬧非凡，每個地方都可以見到人擠人的場景，忙著拜拜、掛燈飾，更不能少的是家人團圓一起吃湯圓。除此之外，每個地方都有很多燈會小市集能讓我們去觀賞和遊玩。

天色漸暗，一盞盞的燈籠從巷子頭掛到巷子尾，今宵是越夜越熱鬧，叫賣的聲音也未停過。我尤其愛去找堂哥、堂姊，一起出去看燈會，每次有非常可愛的花燈，或者是其他閃閃發光的吊飾、手環，總會巴著臉，求自己的堂哥、堂姊買給我。我也愛跟著姐姐及母親，到市場裡吵著要買糖果餅乾，那時什麼都不懂，什麼都想吃吃看。回到家後，一旦被父親發現，我要求母親買糖，立刻就會被父親大訓一頓，有時甚且被拿著藤條、皮鞭的父親，從廚房打到客廳，再從客廳打到房間，喝斥的聲音一直不絕於耳。這些兒時回憶，總是在我穿梭在掛滿燈籠的街道裡再次與我相遇。小時候，因為父親的打罵而一直很討厭父親，不懂他為何不讓家人給我買糖吃，不懂為何他如此嚴厲地對待我，直到我年紀稍長，父親也從未跟我說過任何原因.....。

上了高中也搬了家，離開鄉下，也離開了那些熱鬧與歡欣。雖然家裡不算窮，但父親因叔叔創業失敗，拮据了債，生活過的算是有點拮据。父親是傲骨底的人，有難絕對不開口，也不想連累家裡的任何人。我則是因為讀書與奶奶生病的關係，轉學到北部的學校去，跟家裡連繫的時間也漸漸少了。

父親對我說：「長大了，你跟姐姐懂事了，要照顧家裡，不能讓媽媽擔心。」那天是元宵節的前一天，我輕輕地回應了一聲：「知道了。」隔天早上，我接到一通電話，叫我快點回去，家裡出了一點事。電話那頭的母親嚎啕大哭，打給我的是阿姨，哽咽的聲音抽噎著，我心頭上抽了好幾下，知道大概發生了什麼事了.....。母親在桌上看到一封遺囑，是父親留下來的。我坐車回去的路上，春雨，下得很急。

回到舊家，進了房間，看見母親在一旁痛哭失聲。父親靜靜的臥在床上，我也靜靜地望著他，他的面容還是不減的銳氣，讓我想起小時候常常被他追著打，而我和姊姊都很討厭他。懂事後，我逐漸知道為什麼父親不讓我買東西、不讓我沒紀律，他教我們：「不要揮霍，要節儉。」「世上聰明的人多了，少的是我們這些腳踏實地的憨人。」父親是我尊敬且崇拜的對象，但就因為如此，我對父親更加敬畏三分，父子在一起時，我們不常有話題可談，即使在此時此刻，我也沒能表達我心中對他的崇拜與愛，有太多的話放在心裡，或許父親也早已知道了。

父親逝世後兩年，我家後院長了許多父親生前愛的花，甘菊。而這天剛好是元宵節，雖然下著細雨，街上的談笑聲未曾平息，叫賣的聲音依舊沒有停過，那是小時候的我，還想拉著姊姊去看燈會。只是我內心現在比誰都寂靜，我望著甘菊，就像望著父親似的，再也沒有一個會喝斥我的聲音，在我身後追著我，只剩下一片甘菊花開在後院的細雨中。

亞大文學獎 散文類 首獎-張簡彥佑 得獎感言



大家好，我是張簡彥佑，筆名棕漪，是個喜愛文字創作的孩子。

本次投稿是我的初啼之作，因緣際會下獲得了亞大的散文首獎，著實令我倍感驚訝，但內心也感到很開心！因平時較擅於五言、七言和填詞，而少去碰觸散文這一區塊，所以對於散文創作這方面，其實有些青澀。

〈春音〉這篇散文是依我親身經歷去創作，把對於父親的思念以及景仰，盡我所能的寫在文章裡，若有魔法的話，我也希望父親能夠親眼望見這篇我為他而作的散文。

原本我一直認為，寫作是私密的事情，如同我常把自己的創作，默默的紀錄在白紙上，而所有的心事，也隱沒其間。將自身之事發表出來，其實是我從未想過的事，也一直覺得散文是流露過多自身意念的載體。但因國文課上的作業，讓我起筆寫下這篇，也在國文老師的鼓勵下，我初次遞出了在心底深處時而響起的「春音」。

非常感謝鼓勵我投稿的老師以及垂青我這篇文章的評審們，也感謝亞大有此創作園地，讓我有這個機會，透過文字，抒發對父親的思念。也感謝我最敬愛的母親，讓我自由地選擇自己的道路，做自己想做的事。謝謝大家。

散文二獎-窗 心理學系 101044086 朱慧慈

它總是靜靜地杵在那兒，安分守己地望著瞬息萬變的歲月流轉，輕輕悄悄地在自己臉上一次次撫過。偶爾在靜謐的午後，眼皮子會隨著徐徐微風，左左右右、一前一後輕擺著。

雖然，它總是這樣靜靜地獨自守著空閨，卻未曾感受過寂寞，因為在它身邊有著一群小小夥伴。而陪伴自己最久的，或許就是那攀附在壁上的藤了吧。憶起那年的春，小綠芽兒從縫隙努力鑽出身來，小小的芽身在風中輕輕搖擺，似乎盛著滿腔的生命之力。那時它們因為距離未說過隻字片語，卻有從那時起，它便看著那藤漸漸茁壯、分支、長葉，不斷地不斷地向上攀爬。

最後，那藤終於爬到了台前與它相望。

那藤很寡言，所以它倆幾乎沒有說過什麼話。但說來記憶真的是份奇妙的東西，某些事情總是在那兒盪著、懸著，也為此它一直記著第一次，藤對它說的。那個夏所下的雨總是又急又快，可是那天的午後卻下起了一場難得的午後大雷雨。積了幾天的雲壓得很低很低，從城市的那一頭一直延伸到這兒，厚厚的、黑壓壓的。空氣中布滿著水氣以及潮濕的、泥土的味道。一抹閃光劃過天際，隨即雷聲轟隆，雨水也迫不及待地降臨在這片燥熱的大地。雨滴答答地打在台上，也落在藤的葉上，順著莖、順著壁晶瑩的珠兒受地心引力的拉扯滾著。

它望著霧裡朦朧的世界，享受著洗滌所帶來的清新，就在這時雨水一滴又一滴打在藤上，發出微弱的拍打聲，它聽見藤的聲音輕輕柔柔地飄進屋內。

「寂寞嗎？」它似乎聽到那搖曳的綠影這樣問著。

在那場雨之後隔年的秋，時不時會有幾片枯黃的葉飄落到屋內，藤繼續向上攀去，從來沒有停過自己的步伐。最終那藤仍舊越過了它，繼續不斷地不斷地向上攀爬。雖然它們不再言語，那藤卻依舊時時刻刻陪伴著它。有一隻秋蝶時常在台前的藤莖上佇足，偶爾顫動著那對薄翅時，身上所沾染的花粉和鱗粉便會隨之飄散，在空氣中順著舞動的氣流翩然轉起。兩個小小的生命，總會令它感到驚豔，有時也會有其他的小傢伙來到台前的小小景格中，豐富它的眼界、它的生命。

時間就如川流不息的潮水，不停歇地向前奔馳、歲月如梭，在每個日升日落下四季不斷更替，日子從不停下走步或者回頭，僅僅昂首闊步向前邁開每一步不可逆的點點滴滴。

它走了。

在好幾年之後的某個酷夏、在連日的毒辣烈陽下，那藤失去了繼續攀爬的活力，原本翠綠的莖葉也漸漸乾枯、萎縮，它一句話也沒說，只留下毫無生氣的深褐搖搖掛在牆上。在那之後的好幾天，下了一場為遍地解渴的大雨。那雨挾帶而來的風捲起了窗上灰白的簾，一點一點地被雨水打濕，它想起那天的那句話。

寂寞嗎？剛開始、最一開始，當人們一個個離去後，它真的很寂寞。所有的東西都被搬了出去，不論好的、壞的，新的還是舊的，都一件件地被搬了出去。原先還會有一些人會進進出出，但時間久了，除了野貓、野狗，以及一些鳥兒之外，便再也沒有誰進來過了。窗子

破了、屋瓦坍方了，逐漸地附近的人們不願在靠近這兒了。

寂寞嗎？頭一年真的很難熬，它總是很懷念人們過往所留下的點點滴滴。翻閱書本時，紙張的摩擦聲；書寫東西時，筆尖在桌面輕敲出的叩叩聲；人們低聲交談，或者輕盈的笑聲。而它最喜歡的，便是那一櫃櫃整齊排列，所散發出的淡淡書香。可是久而久之，卻也學會習慣這空蕩蕩下的寂靜。

寂寞嗎？那藤問它時，它沉默沒有應答，卻偷偷抓住了這個問題。寂寞嗎？一直以來它靜靜待著，觀看著外頭的瞬息萬變，雖然記憶偶爾會在某些時刻湧出，卻也逐漸學會共存。它不寂寞，因為有風、有雨、有陽光，還有花草、蟲鳥的陪伴。更重要的是，自那藤萌芽竄出的那天起，它倆即便不語，卻也一直是相互相依著。

但是，如今卻變了。

某天，我意外看到幾名男子走進了那間空了許久的房子，之後的幾天越來越多人在那兒進進出出。不久貼出了公告，有建商買下了那塊地，他們要將房子拆除。那間廢棄的圖書館，是夢想起飛的秘密基地，我總喜歡坐在那棵大樹下，望著三樓的那扇窗和壁上的藤，為它們編織故事。如今，故事始終還是要到結尾了。

它也要隨那藤去了。

亞大文學獎 散文類 二獎-朱慧慈 得獎感言



得知得獎的消息時，真的非常的訝異，能夠有機會讓其他人讀到我的故事，並且得到肯定讓我非常的開心，十分謝謝評審老師。接著，要感謝我的朋友——阿巴，因為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我騷擾，並且被半強迫地反覆讀著我的文章，給予我回饋，才能使這個故事更加完善。

之所以會有這篇文章的產生，我則要感激我的直屬學妹——Ying，因為某天她告訴我自己有份作業，要我給她一個主題。而「窗」便是眾多選擇中的一個，也是被她淘汰掉的一個。在那之後，窗與藤的故事迅速地在我的腦海之中萌芽，越發不可收拾，一有空閒時便會從眾多事物之下鑽出，侵占腦袋瓜子的空位。於是我開始寫下了它們的故事，在這樣反反覆覆的修改過程之中，我把自己設想是那窗，試想透過狹小的景格究竟能夠看到什麼、體悟什麼。

我自己認為窗對於情感是很內斂的，滿腹的、對世界、對那藤的情意，盡收在它靈魂的深處。直至最後一刻它隨那藤去了，已是巔峰至極的、強而有力的愛戀，在一個轉瞬間萌發、茁壯、花開、凋零，在我看來是淒美壯麗的。我猜想，那也是許許多多人包括我自己，在感情世界中一直渴望追尋到的，最最純粹的情感。

最後，在寫完這篇文章之後，我心中亦留下了最純粹的爽快。簡簡單單，因為有故事而寫、因為快樂而寫、因為滿足而寫。謝謝亞大文學獎，給予了我說故事的機會。

散文三獎-我最浪漫的數學題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102008022 林鑫杙

黑板密麻的符號與數字，一道數學題目的複雜序曲。有時愛情如數學題般，吞噬著我們的腦細胞，卻仍然存有奇幻的魔力，令我們好奇艱深背後的答案。

我一直覺得人的內心存有一種奇怪的個性，對於越是充滿變數的事越想嘗試；越是充滿綺麗的夢便越愛幻想，如同愛情一般，苦辣引人幻想，酸甜誘人品嚐，因此總是懷有崇高的憧憬，而憧憬中再萌生出一種浪漫，刻畫著愛情的過程令人陶醉。

世人常說法國人最懂浪漫，明白如何營造氣氛擄獲芳心，可是在我看來，這不過是位於國度中一種迷濛的使然，處於迷濛場景下細微灑落迷濛小雨；迷濛小雨中翩翩然踩道出迷濛身影，撐起傘，微濕的袖口收起眼淚，接受一頂僅容於兩個人距離的天空，此時，整齣浪漫架構完成，因為兩顆心沒了距離。

我不懂浪漫，而我所做過最浪漫的事，無法用實質的物品表達，更不是言語製造的感動所能言喻，那是一個故事，一份等待。

用 $\sqrt{\quad}$ 開出一份簡單。

夏天，鳳凰花開的季節，也象徵著畢業，一種瀰漫即將分離的傷感，我也成了這氣氛下中的一員，懸著一顆心帶著滿懷的不捨晃過了不知多少春夏秋冬，而筆直的道路，該來的終究會迎上，屬於我和我們的畢業典禮。

回想起來，進高中的第一年，我還晃頭晃腦帶著一顆傻腦袋，並發著誓說一定要考上台大這間人人心中的第一志願。這時也遇見了我人生當中一見鍾情的對象；第二年時，剛分班，我選了對我來說較有利的社會組，但周遭的同儕卻更新了不少，剎那萌生了「景物依舊，人事已非」的體悟；混雜著考試壓力與離別心情的第三年，一個活力朝氣與團結力量強大到令我懼怕的班級，我很慶幸成為這當中的一份子，凝聚的向心力令我們在運動會、公訓等許多團體活動當中總是最耀眼的班級，我們彼此間締結下的不是同學關係，而是擁有革命情感的家人。

就在昨天，我還輾轉難眠，最終與妳一同熬夜，妳趕著必須完成的工作，而我則定時一通電話提醒著妳別睡著，彼此就這樣徹夜沒睡，我們是好朋友，但撇除了這層關係，存在於我們倆心中的似乎有另一種情感，至少我是這麼認為。

明天太遠，今天太近，周遭遍佈的是一股愉悅的氛圍，明顯是從龐大的考試壓力中徹底釋放出的笑聲，但也能清楚的在一吸一吐間，嗅出那乘載些許沉甸的哀傷。有了新體悟的是那快速瀏覽的記憶電影，並非只有存在於生死一刻時才會放映。

便捷的採用+法計算我們的關係。

悠閒的假日期間，為了不讓我看起來太過遊手好閒，於是找了份工讀，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我成了便利商店摸魚打混的工讀生。這份工作不如猜想的簡單輕鬆，工作內容似乎都可以密密麻麻列滿一張A4大小的紙張，儘管如此，仍有個人存在心底，即使面臨畢業分離也隔不開彼此的距離；繁忙工作之餘也保有聯絡的空暇，因為一個人總有個位置，放著一個人。

存在於友情間，有條不明確的界線，而我往前踏出一隻腳，卻選擇了將另一隻腳停留在原地；採用了土法煉鋼的方法，卻也逾矩的採用了快速得到答案的公式，使矛盾紮植在揮之不去的地位。

強烈的盼望用 \times 法加乘彼此緊密的關係。

半夜十二點鐘，正是我身心舒坦下班的時刻，但此時我來往於兩城鎮，少了駕照的我只能仰賴人力的交通工具—腳踏車，有了它，心也有了目的，彷彿就算隔著太平洋也能被我懾服，這番的無厘頭，為的僅是一杯平淡無奇的飲料，而這也奏響了一首曲的序章。

自此以後，每日每夜的奔送早已不足為奇，甚至概括了上班前的餐點，當面對無窮的慾望時我只想填滿它，如此朝夕相處給的感動外表看似不足為奇，但敲在腦海中的卻是縈繞不已的回憶，而抹煞的瞬間，即是彼此正視到兩種感情間的界定線早已逐漸清楚明瞭。

縝密的計算著 \neq 存於夢中的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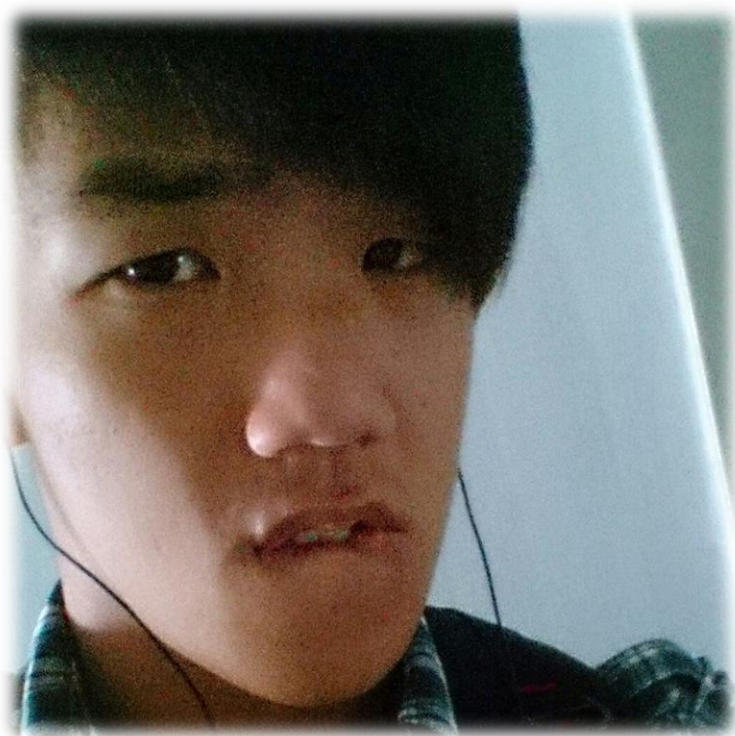
「我們還是當朋友比較好」，妳分明了愛情與友情的涵義，但使人摸不著頭緒的，是這句話在妳心底是否早已浮現？

「是嗎？」，顯而易見的我有著不同感受，但猜想不透的是妳幾時想否決這悸動？但一段再怎麼無堅不摧的友情，摻雜感情的變質，又如何可以再說像從前？面臨漸行漸遠，如同止不住流逝的溫度般，只能任由冰點侵蝕成那冷血動物。

愛情的面貌詭譎多變，令人探不清真實卻也身陷綺麗的夢幻，往往在轉身之後破滅，即便如此紮根於魂縈夢牽的深處，終究是段忘懷不了的人，偶爾克制不住臉書的關注，轉移不了視線中的臉龐，抹滅不掉曾經美好的片刻，但膽怯的心卻無法再一次鼓起勇氣所以選擇了等待，等待，何嘗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呢？

而我的數學題目，仍然用 $\%$ 計算著。

亞大文學獎 散文類 三獎-林鑫杙 得獎感言



亞大文學獎，我很高興也榮幸自己參與其中，從以前我就喜歡文學的創作，但卻一直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審評的考驗，猶豫很久，我終於跨出這一步，我是在截止日前一天報名參加，最後一天送出文章與資料，從此一顆心便懸著，時時刻刻擔心著會不會沒有報名成功？還是我的資料有少放？就這樣混雜著堆積如山的作業與期中考的刺激捱過了數不清的日子，直到收到郵件，沉甸甸的心情才終於放下，迎來的是驚喜的愉悅感，卻也帶有點小落寞。

對我來說，創作可以是隨手寫下的幾句字語；或者是一種心情的體現，隨著心情的起伏便呈現不同的東西，這是我一直以來的風格也是習慣。

我並不會寫作，對我來說那反而是令我厭煩的，因為照著制定的題目，我的想像也跟著被束縛；但我愛創作，因為能藉此紓發心中的喜怒哀樂，可以天馬行空，也可以循規蹈矩，因此情感是我的創作來源。

有時候想刻意寫些什麼，但少了情感卻怎麼也壓榨不出半個字眼，甚至寫出一篇看了都想撕毀的小學作文；但只要感覺，不用特別去想詞彙或者修辭這些死板板的公式，腦子裡便會自動浮現心中想表達的一切，這也是我愛創作的的原因，因為總能迷人的牽動著我的心情。

我很感謝亞大給了我繼續創作上的鼓勵，雖然名次只是一個將作品評審優劣的數字，但我也因此明白自己的不足與需要改進的地方，在日後我希望能創作出更多優秀的作品，如果能給人帶來一點點正面能量，影響到那還太過遙遠的未來一點不同，那也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吧！

散文優勝獎-那飄去的雲 外國語文學系 102046077 林廂羚

陽光灑落在我身上，溫熱直接輕吻著我的肌膚，我才突然感覺到，春天已悄然而至。下一秒，思緒翻攪，回憶烙印在內心的那份註記。

窗外是溫煦的春陽，內心是寒冷的冬季。我的世界裡，一大片草木不生、萬籟死寂。我的外公，無視於我的思念，無視於我的呼喚，在那一夜，離開了我。

那一夜，阿公的聲音，猶然在我耳邊響起。

「阿公，你今仔日看起來有卡好捏！可能過一陣日子著會凍出院喔！」

「唉……阿公知影我沒久就袂去找恁阿嬤，啊妳要乖乖讀冊，不倘讓妳媽媽操心喔……安奈阿公才會安心的走……。」

「阿公，沒這種代誌啦，阿你不是攔想去爬山、攔想去割香？等你好了，咱倆人作伙去好不？阿你要乖乖吃飯，愛記著喔！」

「阿妹仔，妳來，來讓阿公看乎清楚、看乎詳細……。」

顫抖的唇吐不出隻字片語；不爭氣的眼淚依然證明了我無能為力，我以為我可以承受一個生命在我眼前逝去，漠然的，我的世界隨之冰消瓦解。每一次探望，我總是噙著淚水。我想告訴外公我的心情故事，想告訴他我多麼想他、愛他，甚至多麼地對不起他。眼前這張沒有多餘情緒的面容，一次又一次敲打我的心，讓我無地自容，也無能為力。

直到那天深夜，星星殞落。我的天空，彷彿單色調的漫漫長夜，倏的渲染成水滴一般的墨。

再見面，我與外公，在他的墓前。

春夏秋冬的遞變，劇變的心境如此波濤洶湧，時隨境遷、人事已非，好多事情都開始變得陌生。而我才慢慢了解到很多時候，人們總在失去之後才懂得珍惜，任憑我再怎麼聲嘶力竭的地呼喊，時光也不會為你倒流，缺憾也永遠無法填補。我的心就像是失了錨的船，迷失方向感的安定，跌宕航行的踏實。我忘了該怎麼笑，也忘了該怎麼哭。

闔上眼，記憶開始敲門。

不小心望見任何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便想起記憶中以沉睡的容顏。一張張如鏡像劃過，隨時讓武裝的心情緒潰堤。於是，我只能板起面容，關住將要突破表層的悲傷。那一刻，我只能抑制住眼角滲出的淚。夜深人靜，翻找過往只屬於我和外公的回憶。我還記得他一直夢想著能踏盡台灣的每個角落，而我也一直陪著他慢慢地實現這夢想。我們曾一起踏過崇山峻嶺、踏過萬紫千紅，我生平第一次望日出和第一次擁抱自然的感動，全都是與外公給予我的。想到以後再也沒有辦法換我拉著他的手，陪著他到達他的夢想終點。想著想著，天亮了，淚也流乾了。

日子像默片般上演，淚水重演悲傷。直至有一日，媽媽娓娓告訴我外公對我的期望，甚

至連最後在病床上，即使意識已模糊，還是使勁地呼喚著我的名字，嗚嗚咽咽地說：「我袂甘願啦.....我還袂看到妹啊讀大學，還袂看到她嫁尪.....我袂甘願啦！」，媽媽的話伴隨著沉沉的記憶，我彷彿可以看到，在病榻上的外公，是如何極盡全力，擠出這斷斷續續的話語。

突然間，我的心境起了微妙變化，這透過媽媽陳述出來的語言，反倒讓我覺得踏實、安定。我反覆思索外公給我的「遺言」，想著他用盡最後一分力氣託付給我最後的一份期望，我的內心，就像一艘靠岸的船，找到了停泊的繩索，將船身牽綁。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我終於明白了，生命的殞落並不是沒有意義，它將會內化成為身體的一部份，孕育我、拉拔我，使我堅強使茁壯，使我不負眾望。

日子，在歲月的年輪中漸漸厚重，不論那些天真的、躍動的亦或是沉靜的靈魂，最後終將在繁華與喧囂中落葉歸根，不需悵然若失，他們一個一個，都會在歲月的年輪上，刻上深淺或濃淡的印痕。愛是最美好的人間四月天，而生命便是愛。這一路走來的四季，我錯把一個逝去的生命當作是負荷，阻礙我前進的後座力，但我卻忘了念頭一轉，順著造物者的循環，每個生命便都有它存在的價值。我身邊還有很多美麗的風景！但我卻遺忘了它們，我渾渾噩噩地行走，卻忽略沿途絢爛的春光。

心中若有桃花源，何處不是水雲間？一路走來，慢慢發現，生命，其實一直是種牽引，人生的海洋中踏浪，雲帆盡頭，輕回眸，處處是別有洞天。請給生命一個微笑的理由吧！我不再讓自己的心承載太多的負重，過往的一切已成為我身體的一部份，成為我的力量，幫助我不斷地向明天挑戰。未來的每一天，當我懷念那些封存許久的過往，輕輕一撥，就如水般緩緩波動流淌着，蕩漾於心，而我相信，此時的心情，必是安恬滿足。

四月四日，兒童節，外公踏雲而去的日子。我的童年，和我的外公一起；我的外公，像天上飄去的雲，緩緩飄入心底，永遠永遠，不會散去。

亞大文學獎 散文類 優勝獎-林廂羚 得獎感言



很感謝這次徵文比賽評審對我的肯定。其實一直以來，我對於自己本身的作文能力不是很有自信，大家對我的作品評價總是時好時壞。因為有時滿心歡喜把作品呈遞上去，結果卻收到負面的評價，這時傷心的程度可說是加乘上去的。因此有好一陣子，我對於寫作感到十分畏懼，有時一個文思泉湧了上來，也拿起了筆紙，但最後卻遲遲不敢下筆，害怕失敗的心扼殺了我寫作的動力。我變成了一個在乎成績的膽小鬼，面臨寫作時總不斷猶疑著，一心只想著，文章要怎麼鋪陳才能使人耳目一新呢？文章要怎麼敘述才能得到老師的青睞呢？想當然爾，抱著此種心態寫作，最後一定怎麼寫怎麼怪，寫的每一句話都被過多的華麗詞藻所覆蓋，想表達的意義自然也被深深掩埋。

而上了大學，很感謝在國文老師對我的鼓勵與學校擬定的閱讀與書寫計畫下，硬性地讓我嘗試了多方寫作，寫的東西依每階段的課程而有所不同，少了考試的壓力，我也在課堂上開始恣意的書寫，而少了華麗的詞藻和奇形怪狀的修辭，寫出來的文章反倒出乎意料的好，這時我才慢慢抓到了書寫的感覺與文章該有的態度，我盡量身歷其境、不帶一絲虛假地書寫，寫出來的東西也最貼近我的初衷，想表達的東西不再被掩埋，自然而然流漏出最真實的情感。

雖然至今我寫作的能力還有待加強，篇章的結構有些紊亂；敘事的方式也稍嫌平庸，但因參加了亞大心中文情的徵文比賽，給予了我鼓勵也給了我繼續寫作的動力，所以往後我會付出更多的心力在寫作上。也在此謝謝評審給予的建議，讓我知道了我的不足之處，往後我會努力去填補這些不足，謝謝。

散文優勝獎-後座雜感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100005036 許哲豪

周五的下班時間，人們稱之為小週末，可以好好計畫明後兩天假日的行程。但這時段的交通，卻是堵塞得令人神經緊繃。等了將近一個小時的客運，我從擁擠的人龍上了車，又是最後排靠窗的位置。放下背包坐定後，我靜靜地看著窗外，隨著車子緩緩的起步，所有感官把我帶回那似曾相似的夢鄉。

我愛搭車。

小時候對搭車的記憶，總是在遊覽車上，外公跟長青會的好友們出遊時，總是會帶著我一道去遊山玩水。外公很愛唱歌，只要一上遊覽車，麥克風就不離手，他渾厚的嗓音唱起台語歌來特別好聽，每唱完一首，我就會報以熱烈的掌聲，外公也愈唱愈起勁，他說帶我出去玩，就像帶著小小忠實觀眾一樣，外公每每開心地笑開懷！當時，只覺得與其下車去各個風景區拍照、上廁所，我更鍾情於待在車上，觀看窗外那一幕幕呼嘯而過的風景，沿路上的山林流水、花草樹木、無垠藍天，總是讓透過窗子觀看的我，樂此不疲地一路瀏覽。車上有冷氣，外公又會不時地問我餓不餓、累不累？並時而為我打開零食包，或許就是那股被大手的溫暖緊緊包圍的噓寒問暖，才是我流連不已的所在吧！

兒時最深刻的搭車記憶，是國小三、四年級時，常常生病、感冒，有回大半夜的，突然胃痛起來，平時就算發燒生病也不哭不鬧的我，那一次卻痛到不能自己，只一逕地放聲哭喊。爸媽著急的開著車載我到市區的醫院掛急診，車窗外，招牌上的霓虹燈，一個一個從眼前飛逝隱沒。母親緊緊地抱著我，溫柔又焦慮的口氣，一再重複地要我再忍一忍。後來醫生診斷出來，是平時不愛吃蔬果，而導致長期便秘，爸爸因緊張而糾結的眉宇，頓時舒展了開來，而媽媽一聽到是宿便惹的禍，也心有戚戚焉地笑了出來。而我，除了感覺到一陣羞赧，還有那被家人暖暖環抱的愛.....。

車上座椅就像個城堡，我在其中被好好地呵護，像是在棉花糖似的雲朵裡舒放地躺著，像是在夏夜晚飯後，坐在庭院中，被家人的歡笑聲與涼風吹拂的感受。我在後座，感受到的，是家人那恆常濃密的愛，小小的空間裡，空氣中總是瀰漫著溫暖的氛圍。

讀高中時，學校在市區，從家裡到學校，往往要 40 多分鐘的車程。每天六點，天色漸亮的朦朧中，就要趕緊梳洗，匆匆忙忙地趕去搭公車。在車上，昏昏沉沉的背單字，累了就倚著窗戶，看著窗外沿途的風景。由於我家在市郊，離公車起站很近，所以每次上車後，都能自在地挑選喜歡的位置，當然，我獨鍾最後排靠窗位子。最後一排比較高，車上的視野盡收眼裡，也能清楚看見窗外發生甚麼事情。在街頭掃地的阿伯，低著頭認真的掃地，腳上穿的是和衣著明顯不搭配的運動鞋，看起來還蠻新的，應該是他兒子在父親節送給爸爸的禮物吧；遛狗的叔叔和另一位提著狗籠等公車的女孩子有說有笑的，應該是在分享各自對寵物的飼養心得吧；前面站著聊天的國中生，激烈的討論昨天卡通的內容，並且相約下課後去書店買卡片；坐在隔壁排別校的高中女生，熱烈地討論誰誰誰最近又跟誰誰誰搞曖昧的八卦。我彷彿是這時空的主宰，靜靜的看著這一切，靜靜地觀察。

每天上下學搭公車，就如同一次次的小旅行，讓我在苦悶的求學時期，好好地放空心思，享受這短暫的寧靜。這些片段的畫面，是一則則短篇的故事，我從這小小的空間裡，窺探這

世界，所有的一切，並非只是尋常平凡的人間世相，於我而言，都是這麼的新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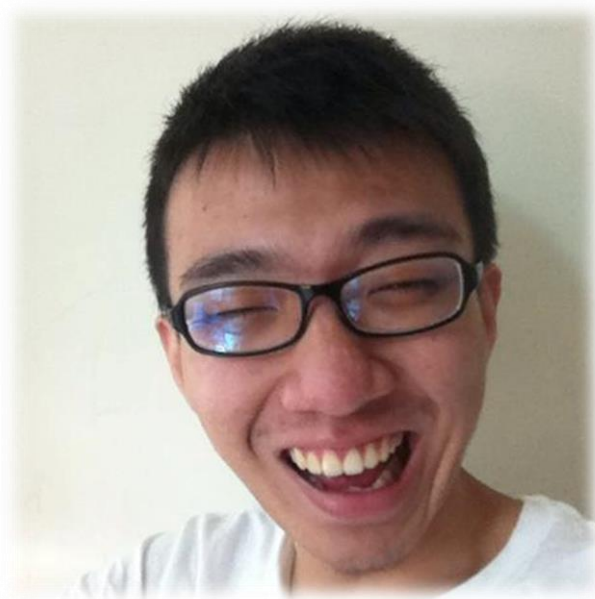
還記得有一次搭公車回家，坐位都坐滿了。正為了必須在擠壓的人群裡，站立半小時以上而情緒低落時，瞥眼間，看到路邊買菜回家的阿婆，在路邊等紅燈時，卻被後面違規右轉的騎士擦撞，霎時間，水果蔬菜掉了滿地，但這時卻亮起綠燈了，一旁的機車騎士們，紛紛催動油門起步，沒有人停下來幫忙阿婆，她獨自倒在人行道上。當時，我完全忘記上一秒還在為小事生悶氣，有股衝動想下車幫老太太，但在車上卻又無能為力，我懊惱地捏了捏自己，只能用眼睛目送老婆婆的我，撞擊了我自身.....。剎那間才明瞭不用為別人不懂你的傷悲而懊惱，因為當他人面對自己的苦痛時，往往也只能旁觀……

成年以後，每次搭車都會昏昏沉沉地睡去，也許汲汲於庸庸碌碌的生活，連自己累了、倦了都不曉得。每每閉上眼深思，都會覺得人類著實可敬可畏，摩托車、汽車、飛機等結構複雜的機械，充斥在這個世界上，這些古代過著自給自足的人們所無法想像的載具，在現代卻是司空見慣，它們乘載著人們生活所需的一切，每個小螺絲釘皆朝著美好的未來前進。但這真的是我們要的未來嗎？我不曉得。只能靜靜地望著窗外熙熙攘攘的車水馬龍。

到底什麼才是我們想要的生活？

「終點站到了，終點站到了！」聽到司機的廣播，我從睡夢中驚醒，慌慌張張地揹起背包下車。路燈低著頭打瞌睡，所有故事都在此時停止轉動，深深的沉睡，等著再次天明，繼續昨日的夢。夜晚的街道總是如此令人陶醉，但我並沒有因此停下腳步，因為我知道此時家裡頭，正有人守著電視，為我等候。我加快了腳步，一路向前奔去。

亞大文學獎 散文類 優勝獎-許哲豪 得獎感言



我本身是台中人，自入學起，每天經常騎著車來往於住家與學校之間。在這來回約一小時的路程裡，哪個路段該加速，哪個地方該右轉，哪處前面的過彎有測速照相機……，幾乎是瞭如指掌，像一早起床帶著倦意刷牙一樣，就算閉著眼也能到完成之。例行公事般的路程，漸漸使我對於周遭環境的感受度降低，也漸漸忘卻了瀏覽這周圍的一切。於是我開始改變方式，除了上下學必要時，其他時間能不騎車就不騎車，坐公車或是乘坐家裡的轎車，讓我的視野與感知度，又漸漸回到最原初的時候。坐在後座，倚著窗，慢慢地將思緒放諸於腦後，讓熟悉的安全感駛離日常的疲憊，而心，又開始啟動了。

某次興起獨自一人去台北一日輕旅行的念頭，背了包包便出門了！陌生的環境下，捷運裡人來人往，我彷彿失去了方向般，停下了腳步，覽顧四周，駐足良久，一時間竟有種顛沛流離之感，似乎這個乘載著許多故事的城鎮，絲毫沒有我能落腳的地方。一整天在大都市裡步行，所到之處，全是人潮與陌生感。

回台中時，我去搭客運，排補位的人，早已排了三、四排。等待一段時間後，好不容易上了車，除了深深的疲勞感，想家的思緒也不斷地湧現。為了想暫時離開熟悉的生活圈遂興起獨自去北部走走的念頭，然不到 24 小時，卻又急迫地想念著家鄉的一切一切，下意識地按著手機上熟悉的號碼，一聽到母親的嘮叨聲，頓時間，心卻安了！我們追求的到底是甚麼？為何到最後，我們還是會懷念那個孕育我們成長，卻在長大後常常想擺開束縛、甚且忽略其存在的家？

那一年，表哥搬去南部念書，全家因要南下探親，也意外地開啟了一場難得的家庭旅遊。我們走遍了台南的各大景點，直到筋骨都疲累了才打道回府。在回程的路上，平時一上車就會睡著的我，此時，卻在昏昏沈沈的車陣中，湧進了過往生活中的片段記憶，與爺爺出遊的情景、與家人乘車的回憶、坐公車時看見的市民百態，那些片段回憶交疊在我腦海裡，那些我在後座，隨著車子的擺盪而看見的種種，那些我從車窗窺探這世界的感受，在此刻卻一一的連結在一起，串聯出我從小到大對這世間的觀察與體悟。當下我的靈感彷彿開啟了一般，遂用手機的備忘錄，記下這篇後座雜感的雛形。

坐在後座，隨著車子晃蕩，倚著窗，看著這城市裡的一切一切，即使是尋常人間尋常事，於我而言，卻是令我愜意的一種輕旅行。

短篇小說首獎-餘暉 心理學系 王善豫 99145003

我走出醫院的大門，一股寒意直撲而來。冷冽的風，就像細細的針，用力的扎在我的臉上，最後穿過大衣，狠狠的刺進了身體裡；我打了一個哆嗦，從口袋裡掏出車鑰匙，按了按，車子有氣無力的叫了一聲，便把自己丟進駕駛座裡。一路上，夜燈昏黃，路邊的景物像是永遠也追不回的過往，被我拋棄、被我扔擲，不知怎麼的，心裡竟越來越煩躁，也許是工作壓的我無法喘氣，而生活中又有太多不能掌控的變數，那令人無助和無奈，最後，我賭氣似的把廣播用力扭開，胡亂聽主持人講些不著邊際的話，一整天的疲憊已爬滿身上任何一個角落，那累的幾乎要讓我闔上眼……。

「感謝您今天的收聽，祝您有個美好的夜晚，期待下次再與您相見。」

廣播節目結束了，尾聲時，唱起了曾淑勤的魯冰花。

「家鄉的茶園開滿花，媽媽的心肝在天涯，夜夜想起媽媽的話，閃閃的淚光魯冰花……。」

聽著熟悉的旋律，不自覺的悲傷突然湧上心頭……。

今天，是媽在家中的最後一個夜晚。

明天，就是把媽送到養老院的日子。

我吞了吞口水，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然後把車緩緩開進車庫。停好後，我並沒有馬上回家，只是坐在駕駛座，呆望著媽之前在門口親手栽種的花……。

此時，手機突然響起。

「恆達，你什麼時候到家？」

是妻。

「剛離開，正要開車。」我不想讓妻知道其實我已在家門口，我需要一個人，好好的，靜一靜……。

「早點回來，媽明天就要去養老院了，很多東西都還沒收，媽也還沒洗澡，快點啊！」

我掛上電話，眼眶熱熱的，隨手把手機往副駕駛座一丟，卻怎麼樣也扔不到心中的內疚與牽掛。

我點了根菸，把車窗搖下，讓冷冷的風吹進車內，而那漆黑的夜，就像無底的深淵，把我捲入過往的回憶裡……。

* * * * *

「媽，二兄打我啦！伊打我啦，嗚嗚……。」

「報馬仔，誰叫你是報馬仔！闊嘴，活該！」

「媽，哇……。」

「好啦，弟弟卡細漢，別欺侮伊啦！」

我伸出手，媽把我攬進懷裡，然後輕拍著我的背。

「每次都這樣，只會裝可憐！」

「算了，我們不要理他啦！」

「恆平，你跟恆康是哥哥，不要跟恆達計較，多讓他一些。」

「才不要，愛哭愛對路，又是報馬仔，我們才不要跟他玩！」

大哥與二哥一溜煙的跑出家門，只留下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我。

「好啦，達仔，不要哭，來，媽看看，媽嚙甘喔！」

我把頭埋在媽的膝上，媽用手替我擦去臉上的淚滴，然後，輕輕的、柔柔的摸著我的頭；我閉上眼睛，覺得所有的委屈都被漸漸撫平，最後，就這樣躺在媽的腿上，沉沉睡去……。

隔壁的阿水嬸曾說，媽在臨盆前，爸犯了闌尾炎，而在那窮苦的年代，家裡實在請不起醫生，經過幾天痛苦的折騰之後，爸終於在我出生後的第三天，冒著豆大的汗珠、張大著眼，嚙下了最後一口氣……。

打我有記憶以來，媽就很少說話。

她總是靜靜的，低著頭，做著從外頭接來的女紅和手工，偶爾打聽哪兒缺人洗衣，便跑去抱著一堆衣服回來，洗完了、曬乾了，才又折得整齊送回去。或許是因為我並不像哥哥們，比較活潑好動，所以從小就常坐在媽的身旁，陪著她，然後看著桌上的小零件，快速的在媽手中接合、組裝；而媽也總是在忙碌後的閒暇之餘，抱著我坐在家門的水泥檻前，喃喃的說著。

「可憐的達仔，一出世就沒有爸爸，連爸爸生什麼款都不知道，嘛沒親像平仔跟康仔，有給爸爸抱過……。」

「好家在有你們三個後生，媽媽會打拼賺錢，給你們讀冊……。」

「達仔，你跟平仔、康仔，都是媽媽的心肝仔……。」

我依偎在媽的懷裡，看著黃昏暮色下，一群群在天空飛翔等待歸巢的鳥兒。通常只有這時候，媽才比較多話，而媽的手總是熱熱的，她的擁抱，讓我覺得格外溫暖。偶爾，她會趁哥哥們還沒放學的時候，偷偷煮一顆蛋給我；雖然在那懵懂無知的年紀，我卻已明白家中的經濟一直很吃緊，能夠吃上一顆蛋，都是天大的奢侈。

後來，我漸漸長大了。因為爸走得早，名字便由媽來取，她之所以叫我恆達，就是希望我將來可以成就非凡、飛黃騰達，也或許，我的運氣比哥哥們好，成績始終優異，不同於他們，國中畢業後就放棄升學；我很順利的完成國中與高中的學業，並且考上醫科，成了醫學院的學生。

當我把大學的入學通知書交到媽的手上時，媽只是對我笑了笑，然後輕輕的拍了拍我的

背，我知道媽其實根本不識字，但我想讓她明白，我沒有讓她失望，她這些年的辛苦，並沒有白費……。當天，媽破例在過年以外的日子買了一隻雞，然後煮了一桌比年夜飯還更豐盛的菜，把大哥與二哥一同叫回家中慶祝；飯桌上，媽仍跟往常一樣，不發一語，只是安靜的替我們夾菜，只是沉默的為我們舀湯，儘管如此，我卻能從她的眼神中讀到喜悅，也能從她的微笑裡，看到欣慰……。

七年後，我從醫學院畢業，也結婚生子，媽肩上的重擔，終於卸下。然而，我卻因為工作的關係，必須離家到北部的大醫院去，哥哥們也因為各自有家庭，搬離了原本住的房子，如今，那小小的平房，只剩媽一人，獨自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

一開始的前幾年，我心想應該不打緊，媽還年輕，行動並無不便，可是平時，我們只能靠著電話關心彼此的近況，而通常也只有逢年過節，我們三兄弟才會返家團聚。隨著工作越來越忙碌，我與媽通電話的次數也越來越少，我的生活被病患與研究追著跑，再加上孩子的出世，我實在沒有多餘的心思想到遠在南部的媽，我沒有特別關心她究竟過的好不好、快不快樂？又或者，她心裡是否非常寂寞和孤單？直到我在北部的第六年，某天開完會議的正午，接到了媽打來的電話。

「達仔，是媽啦……。」

「噢，媽，安抓？拍謝啦，最近卡沒閒，攞沒卡給您！阿您最近好嗎？」

「沒蝦米代誌啦，就是……不小心跌倒了啦，醫生說，我這，可能要開刀……。我想說，自己的後生就是醫生，找你就好啊……。」

「跌倒？怎會跌倒？啊有要緊沒？您現在人在叨位？」

我心裡七上八下的，媽還好嗎？到底要不要緊？

「我在厝，沒啥要緊啦，是阿水孃送我去病院的啦！」

我一陣心酸，因為媽的聲音聽起來是那樣的虛弱。

「好，我晚上就返去看您。」

「免啦，你不要這麼緊張，有閒再返來就好了，你那是沒法度，我嘛可以在我們這看就好了！」

「不行，您等我啦，我晚上就返去！」

下午的門診結束後，我就立刻開車南下，一路上心裡交疊著不安、不捨和自責……。都怪我不好，居然連媽跌倒了都不知道，媽一定是很嚴重，否則除非萬不得已，她是不會打電話給我的。

一進家門，看到媽，我簡直說不出話來。

客廳茶几上的碗筷、傳單和杯子凌散一片。媽坐在輪椅上，腿纏著厚厚的繃帶，衣服又皺又黃，頭髮黑白摻雜，嘴巴有點歪歪斜斜，臉上的皺紋好像又深了一些……。我心裡一驚，這是媽嗎？怎麼會變成這樣？怎麼一瞬間老了許多？

媽一見到我，竟立刻低下頭，像是做錯事的孩子，報報而沉默……。

「達仔，達仔……。」我回過頭，是鄰居阿水孃。

「你母睏啊？」

我替媽收拾好了房子與衣物。明天一早，就帶她回北部與我同住。

「睏啊，阿水孃，阮媽為什麼會跌倒？」

「達仔，其實你媽有中風，就是因為中風，才會跌倒啦……。」

我腦袋一片空白。

「中風？怎會中風？阮媽都沒跟我說！啊您怎會嘛沒跟我講！」

「唉唷你嘛不通怪我！伊上次突然昏倒，我們大家送她去病院，醫生說的，後來，伊就走不遠，一隻手嘛沒什麼力，我們攏有叫伊要跟你們這三個囡仔說，伊就說你們都沒聞，所以不肯啊！」

「阿水孃，阮媽，中風多久了……？」

「應該，有半年啊……。」

我的心就像是被用刀子割開一般，淚水爬滿眼眶，忍不住滾滾落下……。

「唉……達仔，你母是怕給你們添麻煩啦，阿你不要這樣啦……。」

我沒辦法回答阿水孃，我只覺得自己是個失敗的兒子。自從爸死後，媽就撐起了這個家，她含辛茹苦的扶養我們長大，她把她生命中最好的都留給了我和哥哥們，雖然她很少說話，可是我能從她那一點一滴無語的付出中，感受到溫敦與沉重的母愛……。

那晚，我就坐在媽以前常抱著我的水泥檻前，望著那片佈滿閃爍星光的夜空，直到天亮……。

所幸媽只是小骨折，並沒有什麼大礙，但妻對於我沒有和她討論就把媽接回家中，心裡一直不是很高興。

「恆達，你突然把媽接來，這樣好嗎？」

「哪不好？她之前一個老人家住在南部，生病了都沒有人知道，我這個做兒子的怎麼放心？」

「我不是不讓你照顧，但你還有兩個哥哥啊！」

「大哥跟二哥都是做工地的，經濟不比我們好，再說，媽住在這兒，也沒礙著妳什麼啊！」

我感到十分的厭煩。工作已經讓我焦頭爛額，好不容易回到家中休息，妻又與我爭吵。

「恆達，你不是不知道媽中風了啊，我下班後要接孩子跟煮晚餐，晚飯後還要幫媽洗澡，媽又不吃外面的早點，我每天都要提早起床幫她煮稀飯，我很累！這樣我真的很累！」

「妳累？我就不累嗎？醫院大大小小的事弄得我都快瘋了，妳就不能忍著點，別讓我操心嗎？」我終於按捺不住，從椅子上站起來對著妻大罵。

「那是你媽啊！恆達，你自己沒辦法照顧，我也沒有辦法啊……。這樣長期下來，我受不了啊！就不能請大哥他們也輪流幫忙嗎……。？」妻被我突如其來的吼聲給嚇著了，她縮在床上，開始哭了起來……。

「對不起啦，我知道妳很累，給我一點時間，我再跟大哥他們說說看，我們三兄弟輪流照顧……。」我內疚的摟著妻，突然驚見媽就站在房門口，一臉落寞而又虧欠似望著我們……。

大哥與二哥推說家裡太小沒地方住，拒絕輪流照顧，而儘管妻心裡百般不願，面對這樣的結果，她也只得接受。

但，或許是媽已經有了歲數，所以在手術之後，就總覺得她容易疲倦，加上中風行動不便，又住在不熟悉的北部都市，她常常在晚飯後就回到自己的房間，也常常在午後開著的電視機前打著瞌睡，更常常見她，懶洋洋的癱在客廳沙發上，眼睛瞪著前方不知道在想些什麼……。一年過後，媽開始容易忘記事情，她有時會在半夜突然走到廚房嚷著要吃飯，最後不小心打破碗筷將全家都驚醒；偶爾也會在一大早的清晨，敲著我們的房門說她要洗澡，到了最近這一個月，她已經完全需要人照料，否則一不注意，就會跑出家而迷路……。

我與妻面對媽的退化，又要忙於工作和照顧孩子，已經筋疲力盡；而妻對於這樣的重擔，常常與我冷戰，甚至說話帶著刺。

「恆達，你一定沒有斷奶，沒有媽媽什麼都不行！」

「達仔，我看啊，你可以當第二十五孝了，愚孝啊！」

我就像是一條緊繃的弦，隨時要斷裂。妻對我越來越疏遠，最後，她與女兒同睡，不再和我同房，兒子緊接著要面臨國中的升學考試，媽在夜晚的脫序行為，也常吵的他睡不好……。

我能感受到家中的每個人，對我越來越不諒解。我不知如何是好，雖然媽需要我，但我也不能讓家裡的關係日漸惡化。我想了想，拿起話筒，撥了通電話給大哥，告訴他，希望他能幫幫忙，分擔共同照顧媽的責任。

當晚，大哥大嫂就來了。

「達仔，我不是跟你說過，阮厝很小間，工作攔沒閒，哪有法度啦！」

「哥，我不是說媽就完全給你顧，我們三個月輪流一次嘛！」

「憑什麼？達仔，平仔是長子，不過媽從以前就卡惜你，給你讀冊，結果咧，今天阮平仔只是一個做粗工的，沒親像你，醫生耶！坐辦公室耶！錢賺這麼多，住這麼好的厝，給你照顧根本就是應該的啊！」大嫂跑到大哥面前，指著我的鼻子大聲的說著。

「大嫂妳怎麼這樣說話！」妻也忍不住衝到我跟前，一股戰火瀰漫在家中的客廳。

「我有說錯嗎？媽本來就偏心，什麼好的都給達仔！」

「好了，慙慙啦，不要再吵了！達仔，我一個月給你一點錢，算是作夥照顧媽，其他的我無法度啦……。」大哥皺著眉頭，不耐煩的說著。

「哥，我是覺得……」

「不要再說了啦，好處拿完，當了醫生就想把媽丟給我們！走啦，返去，他們是好野人耶，哪有可能無法度照顧，把我們當作北七喔……」

大嫂把大哥拉出客廳，接著，我聽見厚重的鐵門被用力關上，匡噹一聲……。妻憤憤的看著他們離去，又狠狠的瞪了我一眼，最後也轉身回房，彷彿是使盡全力的把門甩上，碰一聲……。

最後，只剩我一人，茫然而又無助的站在客廳，耳邊只聽見時間前進的聲音，滴答，滴答……。

我一抬頭，竟見媽躲在樓梯轉角的暗處，害怕而又驚恐的往客廳看……。

* * * * *

「啊！」我被燒到尾端的菸燙到手指，立刻從過往的回憶回到現實。我把菸滅掉，將車熄了火，走進家門。

「媽……」我推開媽的房門，一股惡臭的尿味立刻撲鼻而來。

我看見尿壺被打翻，流的一地都是，桌上的粥也幾乎沒有吃，房裡盡是呼吸、食物與尿液混濁的味道。我不禁一把怒火在心中燃燒，因為這表示妻從早上送粥來給媽之後，就沒有再進房間替她清理穢物，媽已經中風，常常不小心把尿壺踢翻，如果沒擦乾，滑倒怎麼辦？

我擦好了地，只看見媽蜷縮坐在床上。

「媽，我要幫妳洗澡囉。」

我把媽從床上輕輕扶起，牽著她走進浴室，然後，替她把身上的衣服褪去。她就像個赤裸的孩子，安靜而溫順的任由我擺佈，只是，她始終低著頭，臉上的水滴，就這樣順著臉龐滑落……。

我心裡充滿許多複雜的感受，不曉得媽知不知道是在替她沐浴？我是她的兒子，她會不會感到羞愧與尷尬？

當我幫媽洗頭時，她的頭髮稀稀疏疏，幾近花白，我記得，媽年輕時總以有一頭茂密的頭髮為傲，而且，全村就屬媽的頭髮，最黑、最亮……。

當我替媽擦臉時，我看見了媽空洞的眼神、始終緊閉的雙唇，還有，那許多又細又深的皺紋，我想起，年幼時的某一中秋，媽剝了一個柚子皮戴在我的頭上，我開心的在她面前又跑又跳，她看著我，露出了慈祥而又溫暖的笑容……。

當我用毛巾擦拭媽的手，我摸到了媽手掌上的厚繭，一雙粗糙的手，道盡了她曾為我們三兄弟無私的付出。我想起剛入大學那年，擔心家裡沒有錢而執意要休學，媽勸我打消了這

樣的念頭，然後，在寒冷的冬夜裡，我看見媽背對著我，用力洗著那堆疊的像小山的衣服，她的手在冰水中，被凍的紅腫泛紫；我也想起當兵放假時，媽曾在昏暗的燈光下，一針一線，吃力的替我縫補破掉的襪子……。

當我看見媽那下垂又乾癟的乳房，我想起出生時，媽就失掉爸的痛，但是，她仍咬緊牙孕育著我，她仍把她的血水賦予了我，是媽給了我希望，是媽給了我光明，是媽給了我，這麼好的人生……。

「媽……明天，您就要去別人那了喲，您要乖乖聽話，有閒，我一定去看您……」我一邊替媽穿衣，一邊小聲的說著。

「媽，我不是不要您……我實在，不知道要怎麼辦……」我越說越哽咽，最後，跪在床邊，抱著媽的膝蓋，嚎啕大哭……。

「媽，您要原諒我……我真的不是不要您了！我無法度了，對不起啦……媽……」

我把頭埋在媽的膝上。也許，這是最後一晚，可以這樣跟媽在一起……。突然，我感覺到有一隻手，輕輕的、柔柔的摸著我的頭，就像小時候那樣，溫暖，又令人感到心安，然後，我聽見了許久不曾出現，而又熟悉的聲音……。

「達仔，達仔，達仔……」

我的淚水潰堤在媽的膝前，我緊緊的抱著她，如同，她曾經也緊緊的抱著我一樣……。媽就這樣喊著我，摸著我的頭，直到我和童年般，沉沉的睡去……。

把媽送走後，我總覺得不安，彷彿有什麼不好的事情要發生；心裡空了一大塊，取而代之的是內疚與思念。我悶悶不樂，也魂不守舍，原本，以為只是放不下與不習慣，過一段時間就會適應，然而就在媽去養老院的第二個禮拜，我接到妻打來的電話……。

她語無倫次，近幾崩潰……。

「恆達，你快來！媽出事了……」

我六神無主的趕到養老院，大哥與二哥哭倒在走廊上，而媽的房門外圍滿了人，我衝上前去，只見她雙腳懸在半空中，面向窗外，像個風吹起就會搖曳的石像……。

我雙腿一軟，腦袋一片空白，最後，突然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覺……。

亞大文學獎 短篇小說類 首獎-王善豫 得獎感言



今年是我最後一年參加亞大文學獎。

我從大二開始參加，一年一年時間的流逝，我漸漸寫的題材和想法也不太一樣，可是我很感謝學校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比賽機會，讓我們這些喜歡文學與創作的學生，有了可以發揮與交流的原地！而其實文學的道路是很孤獨的，但我很慶幸，在一路參賽的歷程中，有遇到共同喜好的戰友，因為有相同的興趣，產生了一些共鳴。雖然，這樣的分享會結束與終止，但這是我人生中最珍貴的悸動，我感謝身邊與我一同奮鬥與寫作的學妹們，讓我的創作道路有許多的感動和溫暖！很希望在未來人生的道路上，能夠在其他比賽中碰頭，一起努力，一起成長！

我的母親常常和我說：孩子這輩子最愛的人，都一定是自己的媽媽。小時候聽不覺得，因為我的媽媽有時會對我很兇，要求我功課甚至幾近沒有人情。我當然愛我的母親，可是卻覺得矛盾，一直到長大後離家，和母親的距離非常遠，她會打電話來給我，只是為了和我說上幾句話！這幾年，她供我念研究所，我能從她漸漸年邁的背影和臉龐，感受到母親對我的期望，疼愛，還有她自己的脆弱和堅強。而又隨著年紀越長越大，也突然發現是不是往後與母親相處的時間其實已經越來越少，而我可能會忙於工作，可是，母親又有多少個幾年，可以再與我相處？沒有人願意和自己的母親分離，但如果現實生活中逼不得已的時候，我又該如何抉擇？

餘暉，這篇小說，雖然現實中的母親並不會和文中的母親一樣，但母親偉大與無私的奉獻卻是相同的，而我更要提醒自己，不能讓自己的母親和文中的母親一樣，手足間不該計較誰付出的多，而只因為我們都自一個母親所出，母親終其一生的辛勞，不也都是為了子女嗎？

短篇小說二獎-等待 心理學系 101044041 楊純毓

媽咪，你在哪裡？

我攀著窗沿，雙腳墊得高高的，才能望著沒有人的冷清街道發呆，陪伴我的只有窗台旁的小盆栽，可是我不想跟一動也不動的植物玩，而且不小心把盆栽撞倒的話，媽咪肯定會叫我去罰站。

我用短短腳掌又撐了半小時，最後還是只能垂著頭窩回客廳，暖陽努力打亮了每一處的陰暗，但我還是想念媽咪幫我蓋的毛毯，還有半夜一起看電影時，互相依偎的親暱與溫度，我蹭著有媽咪味道的抱枕，不知不覺的睡著了；當我眯著眼，醒來時，從玻璃窗倒映出來的橘色微光，傾訴著傍晚時刻的憂容，媽咪的高跟鞋卻還是沒有出現在玄關，門口的風鈴也跟昨天一樣沉默著，牆上的金魚群壁畫被餘暉張狂般的渲染，也把我的尾巴影子拉得好長，好長。

黑幕降臨，暗色籠罩原本光明的一切，月之光只能微弱的張開雙臂，如我一樣的飄渺，迷惘，焦慮，又狠狠的綑綁著我，我用力的尖叫，梗住的喉頭卻像鎖住的枷鎖，口中嘶啞的聲音越來越弱小，頻率卻傳得更遙遠，讓附近的孩子都比平時更加焦躁，此起彼落的吼叫中，那一聲聲呼喚的名字啊，淡薄如一陣又一陣的清風，來回飄盪，找不到歸處。

但唯有如此與焦慮搏鬥，我才能用力的，把自己蜷曲在玄關的一小角，把頭緊緊埋在媽咪細心幫我整理的毛髮裡，只要一吸氣，就能回想起媽咪那隻手的溫熱觸感，還有乳液般甜甜的香氣。

為什麼媽咪還不回來？

早晨的一股熱氣，從背後席捲而來，我開心的抬頭，連眼睛都來不及睜開，我想，這舒服的溫度一定是來自媽咪，我轉過頭，卻只看到晨光暖和我尾巴，單純的毛色也反射出一絲熱氣和亮光。

躡手躡腳的溜進廚房，才找到媽咪藏在櫥櫃裡的食物，卻被擱在最上層，我使盡力氣勾啊勾的，好不容易才甩下一小包，本想撕開包裝紙的一小角，但刷的一聲，飼料散落一地，比天女散花還精采。

完了，媽咪知道一定會罵我……可是我真的好餓好餓好餓喔！

看著一顆顆的飼料，隱隱約約飄散出香氣，但我內心的罪惡感依舊拉扯著我的胃，我亦步亦趨的接近最靠近的獵物，平常總嫌有點乾燥的味道，今天聞起來卻比任何貓灌頭都還美味，而那略帶金黃色的外皮也不斷誘惑著肚子早已發出叫聲的我，最後，飢餓感還是戰勝了理智，待我回過神，嘴邊已經沾滿了飼料的碎屑，而白色的大理石地板上沾染了踩碎後，一塊又一塊的殘渣。

媽咪會諒解我的吧？嗚嗚，我實在太餓了。

我用跪坐的道歉姿勢，讓腳整整麻了一下午，卻還是沒有看到媽咪最喜歡穿的綠色

大衣出現在小徑上，平常下班時，她會如狂風一樣朝我襲來，一進門就抓著我不放，急著問我今天乖不乖，有沒有亂跑，肚子餓不餓，再小跑步去廚房張羅晚餐，而有時晚歸時怕我餓到了，她會用長長的手指夾住兩片小餅乾，故意吊的高高的，讓我只能一面跳著，一面抓著的對她傻笑，直到我們都玩夠也笑夠了，才滿足的捏我兩下越來越胖的圓臉，將餅乾往我嘴巴裡塞。

吃飽睡，睡飽吃，吃飽睡，睡飽吃，偶爾掉換順序外，我繼續等待。

這樣的日子直到我為了找能夠爬上窗台的墊腳石，在家到處亂翻，意外發現媽咪的鞋櫃少了什麼。

媽咪上班穿的是成熟的尖頭高跟鞋，而可愛的娃娃鞋是倒垃圾跟去便利商店穿，但是消失的卻是為了跟我一起散步而買的運動鞋，黑中鑲銀的鞋帶，跟我的瞳孔顏色一樣，月黑風高裡還能依稀閃爍著。

只有跟我在一起才會穿上的鞋，我們專屬的祕密，怎麼只剩下我守護？

那晚，我在玄關站了好久，好久，久到好像心跳跟時間都停了，酸與疼從心房逐漸攀爬到全身，只剩最後一點卑微的麻木支撐著我，直到我無力的倒在媽咪為了怕我冷而鋪的絨毛地毯上，我看著月光，為什麼它那麼明亮，亮到我都無法忽視它的溫柔，像媽咪眼睛一樣的溫柔，卻讓我明白，原來，溫柔也可以是一種殘忍。

昏昏欲睡的夢中，我想起了住在紙箱的日子，路過的路人視而不見的眼神，被附近小孩用石頭攻擊的無力，下雨天仍舊被商家驅趕的濕漉，一幕幕的掠過眼前，停格在媽咪握住我手的瞬間。

「好漂亮的黑貓啊！」第一次有人告訴我，黑貓也可以是美麗的。

向來怕生的我，弓起身，準備攻擊那雙白嫩的手，她卻毫不在意我不友善的眼神跟舉動，一把抓起我，進到她的懷中，我愣了一秒，就開始不停的掙脫，而帶有威脅性的貓爪正要刮向她的臉，她卻自己把臉湊向我，那雙帶點鳳眼味的雙眼，有種說不出的天真，黑白分明的眼眸流露出了，比月光還潔白的純真。

「對不起啊，之前看到你，就一直想要把你帶回家，可是他總覺得養寵物好麻煩……」她皺起眉頭，好像想起了什麼「但是現在，我們再也沒有阻礙了喔！」她的笑容不如甜膩的糖果，反倒像向日葵般真誠而自然。

是不是我跟媽咪，媽咪跟他，都少了能走到最後的緣分？

在她當初帶我回到家的那一段記憶裡，每夜都聽到她的翻來覆去，接著在隔天早晨看見她的大熊貓眼，四肢無力的趴在電腦桌前，濃郁的黑咖啡越喝越兇，卻只能一手有氣無力的撐著頭，另一手在垂在鍵盤上敲敲打打，常常三天足不出門，泡麵當早午晚餐，那生活連萎靡與頹廢都不足以形容。

那寒流來的晚上，風把窗戶吹得吱吱作響，越來越大膽的我，鑽進媽咪的棉被裡取暖，才發現媽咪睜大了眼，縮在雙人床上方的角落，像個洋娃娃一動也不動，而差別只在於，洋

娃娃不會流眼淚，而那被大片淚漬沾濕的枕頭旁，放了一個像框，相框上四分五裂的玻璃被膠水拼湊起來，但裡面的兩個人都笑的好甜，比我們第一次相見的笑容，甜上好幾倍。

我慢慢的靠近媽咪，她才有了一點反應，她環抱住我，緊緊的，卻傳來顫抖的雙臂，有著我隨時都會掙脫開來一樣的恐懼，我輕輕的回抱了她，感覺有兩道淚無聲的沾濕了我的毛，但我一點都不介意，只要能讓媽咪溫暖一點點，我再寒冷都無所謂了，那個晚上，媽咪終於進入久違的夢鄉了。

媽咪失眠的日子，在我的陪伴下逐漸恢復了，生活裡也不再只有清脆的鍵盤聲，媽咪開始整理凌亂不堪的家，為了我的飲食而出門大肆採購，下班後一起在附近散步閒晃，當黃昏的餘暉打亮了我們時，我會耍賴似的攤在川邊的草地上，強迫慢跑的媽咪停下腳步休息，當我攤在草地上時，頭仰的高高的，讓日光停留在我的黑，黑吸收了光，反射出一股深沉的優雅氣質，讓驕傲囂張的聳立著。

她的背影裡，腰桿子總挺得直直的，只有在面對我時，才會彎下腰，讓我的黑與她的影融為一體，在小小的空間裡，她總喜歡邊傻笑邊撫摸我的毛髮。

我好擔心，現在，她的身邊還有人可以給她溫暖嗎？

隔天，早晨。

「喀擦。」門無預警的開了，我張大眼，抬頭。

不是媽咪，是一個臉上充滿鬍渣的男人，身後有著一個舊舊的後背包，高大的個子遮住了清晨的光線，卻遮不住他眼中的無神，當他低頭看向我，我防備的繃緊每一根神經，兇狠的回瞪他，他卻像被雷打到似的，雙腳無力的跪在我前面，用虛弱的朝我伸來一隻手，彷彿想要抓住怎麼也抓不到的流逝。

他是照片裡的男人，那個害媽咪睡不著的人。

我朝他伸來的手，用盡全力的咬了下去，咬下去的那一刻，他的血腥味也立即侵襲了口腔的每一處，這是我第一次咬人，沒想到，那反胃感如此難受，他像突然醒來般睜大眼睛，微眯著眼忍著痛，用另隻手我拎了起來，我這才不甘願的鬆口，但依然用著高姿態，狠狠的睥睨著他。

「……對不起，」他看著我，嘴角卻不自覺的上揚「你讓我想起她。」跟媽咪第一次握住我的手時一樣，明明是笑容卻讓我的心疼，揪了起來。

他把我粗魯的塞進懷中，而我一面想要掙脫他的臂膀，卻覺得他的胸膛很厚實，不如媽咪抱我時的柔軟，卻更有安全感。當他抱著我，走到窗邊，我才看見我勾不著的景色，窗口瞬間被放的好大，包圍住渺小的我，天空的顏色變得清澈無比，雲朵散去，陰影回到了各自的角落，一道道光線再度照耀大地，連窗台上的灰塵都閃閃發光，隨空氣的擺動，輕輕掉落在我的鼻頭。

而他壓著被我弄傷的手，一語不發的遙望著小徑。

那是跟我一樣的眼神，原來我們都在等待，等著最重要的人，回家。

花了一個下午，他把整個家都掃了一遍，包括我的小窩，只是當他掃地時，我不小心把掃起來的垃圾用散，拖地時，不小心的把水桶打翻，包垃圾時，不小心把垃圾袋用破，他一臉無奈的對我苦笑，默默收拾了我的各種搗亂，還不忘將飼料倒滿乾淨的盤子上，彎下身，擺到我面前。

打掃結束「沒想到她真的養了你，」我們一人一貓占據了沙發的最左右兩側「不過也沒錯，很像是她會做的事情。」他整個身體靠在沙發上，手靠著媽咪原本放書的小桌子，盯著電視螢幕，刺眼的螢光投射在他的五官上，他的鼻子很挺，像雜草般叢生的濃眉毛，如羽毛細長的眼睛，跟照片唯一不同的是快蔓延到耳下的鬍渣。

「如果，早點養你就好了」他眯起眼睛，「如果，我不要跟她賭氣……」他眉間的皺紋靠攏起來，在臉上擠壓出深淺不一的摺痕，雙手緊握成碩大而有力的拳頭，遮住了我的視線，彷彿想壓抑住什麼似的，卻無法停止的搖晃與顫抖，那股振動從手蔓延到手臂、肩膀、背部，最後再也無法克制的，他縮在一角，痛哭了起來。

我不喜歡他，可是我更不喜歡他哭。

我躡手躡腳的走近他，靠著他的小腿，輕輕的用頭頂了頂他，他抬起頭來的臉上，原本挺拔的五官都因為激動的皺紋連在一塊，新與舊的淚痕一道道的彼此交錯著，像被畫壞又用膠水拼拼湊湊在一起的圖畫紙，而他的眼睛雖望著我，卻一絲生氣都沒有，像顆玻璃珠反射著我的一片漆黑。

我也不知道怎麼安慰他，只是歪著頭，硬擠進去他的腿跟肚子之間的小空隙，努力伸長身子，將從眼中不停的不停墜落的雨水，用我的長毛一遍又一遍的來回擦拭，斗大的水滴兒占領了我大半的身子，染上發黑又發亮的溼冷，我還是不願退開，直到他哭到全身無力了，才像個做惡夢的孩子，抱著我緊緊的縮成一團，沉沉睡去。

而當我從他的毛衣外套中緩緩醒來時，窗邊的景色已經不一樣了。

「喵？！」我睜大眼，尖叫了起來。

「噓！」從夢中驚醒的他壓住我的嘴「寵物不能上車的，我可不想現在把你丟下去。」搞什麼？這裡是哪裡？你要帶我去哪？我全身緊繃，將不安傳達給壓住我的那隻手。

「冷靜點，她一定等你等到急死了。」他壓低聲音，衝著我笑「我帶你去找她。」

真的嗎？真的嗎？真的嗎？你要帶我去找媽咪嗎？

我張大雙眼，這些日子以來的苦跟缺，剎那間都被補得滿滿的，要溢出來似的希望，期待貫穿了全身，週遭一切都變得異常明亮，連身上的黑毛都開始閃耀出白色的星光，他微笑著輕拍了拍我驚喜過度而無法反應的的頭，我才發現了一股隱約的腥味竄進鼻腔，是昨天咬的傷口，他寬大的手掌有著不少厚實的繭，卻被我咬到一片艷紅，消毒水味纏繞著乾淨的繃帶上，讓鮮紅看似不再泛濫，卻透露著一抹粉色的紅，但他始終一句怨言都沒有，還心甘情願的冒險偷渡我上車。

周遭的乘客有人呼呼大睡，有人沉迷於小螢幕裡的動畫，有人安然的看著窗外流逝的景

色，充斥著冷漠的氣氛裡，誰也沒注意到我，他窗邊奔走的，稻田的綠意與我眼底的黑彼此穿梭著，又不時的融為一體，我靈巧爬上他肩膀，肚子被樹立的鬍渣用的癢癢的，仍一臉滿足的磨蹭著他。

他卻直接忽略我難得的撒嬌，只盯著手上的報紙頭條，一語不發，緊咬的雙唇微微的滲出血來。

大馬總理表示：MH370 班機確定墜入印度洋，全體罹難

他喃喃自語「騙人的，一定只是騙人的……」手無力的垂下，紙片輕盈的散落，彩色的報紙上斗大的標題映入眼簾，黑白分明的線條刻劃出一個個字體與符號，我看不懂，我只知道，那跟媽咪陪我玩的紙球好像，我跳下他寬闊的肩膀，笨手笨腳的把黑與白蹂躪在腳下，擠壓成球狀，我興高采烈的想著，如果三個人可以一起在溪邊玩的話，一定就不會有人漏接了。

所以，就先陪在你身邊吧，只是暫時的喔，在媽咪回來之前。

亞大文學獎 短篇小說類 二獎-楊純毓 得獎感言



對我來說，每一個故事都是我的孩子。

在創造每一篇文章時，我都會對他們有很多的期望，希望他們單純，希望他們天真，希望他們能夠帶給一些接觸他們的人，一絲真誠的盼望。

而能夠得獎，心情自然是開心的，代表自己的孩子是值得被各位專業的評審肯定的，在此，打從心底的致上我最高的感謝；但是對我來說，最可貴的是在與他們建立感情的過程，過程中會有很多掙扎的取捨，猶豫著要捨棄哪段文字，又要置入哪一種氛圍，我不斷的跟故事裡面的每個人對話，心貼著心的去思考，去感受每一個藉由文字所傳達出來的感情，有苦澀，有悲慟，有哀痛，有企盼，有歡欣，有重逢，有離別，每寫一段，我就又陪他們走過了好多的旅途。

一直到最後幾天，我還是無法與他們說再見，尤其我明白有些人將要消失在故事裡，那令我感到不捨，卻也無能為力，我只能安慰自己，也許離去不代表消逝，他們每一個人物，都依舊活靈活現的活在我心中，而這兩人一貓的簡單組合，會在另一個故事裡三個人一起玩起傳接球的。

等待，從不是為了找到下一個更美好的人，是找到一個更勇敢的自己。

短篇小說三獎-債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02000048 王于文

相欠為債，生世輪迴，人與人，總建立在欠債和還債間，不論前世的，或今生的。

倘若，我知道這筆債得用命來還，那我寧可他，永遠，都別還了。

來到總經理辦公室前，我也不敲門，轉了門把便逕自地進去，裡頭一個長得和我有六、七分相似的傢伙正埋首於公文中。

「呦，女朋友都跟別人跑了，還有心情辦公？」

走到他的面前，我語帶戲謔，嘴角是收不住的愉快。

「那又如何？」他卻連抬眼都沒有，淡淡地反問。

面對這樣的反應，原先看好戲的表情瞬間褪下，我以為他該激動一些的。

「我搶了你的女人，你不是應該對我大吼？應該找我理論？應該對我動手？」我沉聲說了一串的「你應該」，試圖勾起他的反應。

只見他抬起頭，輕扯了下嘴角，露出刺眼的笑容。

「如果我的女人能如此輕易地就讓人拐走，那她就不配成為我的女人，所以，我反倒要謝謝你讓我看清她。」

不以為意的口氣頓時讓我氣結，這和預想的結果完全不一樣！

看著他擺滿公文的桌面和一旁的黑咖啡，突然有股想把咖啡撒在公文上的衝動。

在我看來，眼前這個人就跟黑咖啡一樣，單調、無趣，只有像他這樣的人才會喝。

「彭碩麒，你的人永遠這麼枯燥乏味，我還真不懂你究竟在拼命些什麼？」我故作意興闌珊的模樣端起桌上的咖啡瞧了幾下。

如果可以，我願意試各種方法來激怒眼前這個男人，看著他總是漫不經心，面對挑釁也毫不在乎，擋不住的怒火讓我只想砸碎所有東西，和他萬年不變的笑容。

瞟了眼一旁的會客桌，嘴角不住上揚，下一秒，手中的杯子順勢滑落，雪白的地毯瞬間被染上大片的褐色。

啊，可惜了一張上好的地毯。我在心裡嘆息著。

這張地毯我曾中意過，但偏偏被他先了一步，毀了它令我感到無比痛快。

長嘆，「你想說什麼？」他終於放下手中的筆問道。

「你這麼拚命，難道都不會有絲毫怨言嗎？有時候，我真懷疑你的腦子是不是有毛病？為人收割卻怡然自得。」

我刻意把話說得難聽，想讓他停止做些讓我看了便心煩的事。

可他沒有回應，僅是靜靜地看著我，我也就自顧地繼續說下去。

「你以為自己是聖人？只付出不求回報？就會在爸面前裝模作樣，噁心！」

他依然不說話，但放在桌上的手卻漸漸握成拳，指甲就像要鑲入肉裡一般。

看著他的拳頭，我感到莫名的愉悅，只因我成功激起他的怒氣。

「還是你以為這樣做，繼承權總有一天會成為你的囊中物，總有一天你能將我這個眼中釘除掉？你別作夢了！」

說完，我仰頭大笑，期待自己的笑聲聽在他的耳裡成為魔音傳腦。

最後，他反而鬆開緊握的拳頭，站起來與我對視，眼神一如平常，沒有絲毫的銳利，甚至，靜如止水。

「那你期待我回應些什麼？我從沒想過當繼承人，你想要，就拿去吧。我不介意，畢竟，你才是嫡子。」

他的話猶如一桶冷水般自頭頂澆下，毫不在意的語氣聽在耳中竟像是施捨那般。

勾唇，「你不介意？」語氣微微上揚，我刻意抓住了他的話尾，藉機扭曲原意。

擰了擰眉，他沒再回應。

「好！這是你說的，我這就去跟爸說，說你不屑繼承公司，說你根本看不起他的公司。」說完，我扭頭便往父親的辦公室而去。

「彭碩麟！」依稀，我聽到身後傳來一聲低吼。

被愉悅佔領所有感官的我，失去平日的拘謹，飛也似撞進父親的辦公室，父親正和助理說話，一見我闖入，他的眉頭不禁皺起，幸好，進門前我已收起嘴角的笑意，換上虛假的憤怒。

「你先出去忙吧。」父親冷冷地對助理說。

「是。」

助理一離去，我便聽到追上來，屬於他急促的腳步聲，門還來不及被帶上，又再度被推開。

這時父親的臉色又更沉了些，「你們兄弟倆今天是怎麼了？這麼沒規矩。」語氣降到冰點。

「爸，我不是故意要打斷您，只是有件事我非說不可。」我搶在他的前頭開口。

「什麼事？」

「剛剛我和哥發生了一些爭執，結果，他竟說他對繼承公司一點興趣也沒有，甚至根本不屑繼承，我聽了氣憤，才這樣一股腦地衝進來。」

我說得臉不紅、氣不喘，一副煞有其事的模樣，語調聽起來像是極為氣憤，當下，我對

自己的演技簡直佩服萬分。

剛說完，我便看到父親的臉瞬間轉為鐵青。

我知道，一直都知道，在父親的眼裡，他是優秀的、完美的，一舉一動都成功地表現出身為一個公司繼承者應有的表現。

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在父親面前詆毀他，但這似乎不是件太容易的事。

然而，值得高興的是，這一次，我下對藥了！

「麒兒，麟兒剛才說的是怎麼一回事？」父親擰著眉頭，沉聲問道。

只見他緊握著拳，臉色沒有絲毫破綻，半垂著雙目，像是在思量著該如何開口。

「爸，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

「不是那意思？那你倒說是什麼意思？」父親的語氣又冷下幾分。

抿了抿唇，他這樣回答：「我……爸，如果您要這麼想，我也不會多做解釋，畢竟誰繼承，這是早就決定的事，我對爭取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沒興趣。」

他終於被我逼上盡頭，這樣的回答無疑是沒了退路，對我而言，沒什麼比逼死他更有成就感。

「你！」橫了他一眼，父親不怒反笑，「好，我就看你有多大本事！」

他不語，點了點頭，轉身離去。

這一戰，贏得令我痛快無比！

回到他的辦公室，被我掃落一地的東西全都回到原位，我帶著勝利的笑容來到他辦公桌前。

「我還真沒想到你會那樣回答。」我單手撐在辦公桌上笑道。

他停下手邊的公文，瞥向我，「這不是正合你意？」淡淡地應。

「我以為你會辯解。」

「讓你失望了，既然你想要，我何不順著你的意，如此，你也不必再費心思不是嗎？」

原來，我所要的，還需要他來施捨我？

「彭碩麒，你就是這點令我厭惡！為什麼你不爭？為什麼你不反駁？為什麼你就是一副不在乎！」一掌拍在桌上，我傾身逼向他，氣憤得一連問了三個「為什麼」，他總是把我耍得像個傻子。

又是嘆氣，「因為這是我欠你的。」他依舊平淡。

見鬼了！他欠我的？他知道他欠我什麼？

「欠？你欠我什麼？」我扯著嘴角，笑得扭曲。

「欠你一個快樂的童年；欠你一個完整的家庭；欠你父親所有的愛；欠你一顆沒有仇恨忌妒的心，這樣，不夠多嗎？」

他把話一口氣說完，我卻越聽越惱火，我從來都厭惡他的語氣。

「你！」

「從你出生那刻起，我就欠你，因為我的母親名不正、言不順，卻佔盡父親的寵愛，讓你沒有完整的家，所以，你開始討厭我，到現在憎恨我，不是我的東西，我一樣都不會拿，更不會與你爭。」

不與我爭？他的存在就已經是跟我爭了，竟說得如此意正言詞，我聽了就作嘔！

「彭碩麒，你好做作，你讓我覺得你虛偽得讓人噁心，你以為自己是大聖人嗎？」

「隨便你怎麼說都行，反正，這是我欠你的……」

酒一杯杯飲盡，炙熱滾燙著喉頭，怒火在胃中翻攪，一句話不斷在腦海中迴盪——

「這是我欠你的。」

這算什麼？這到底算什麼？

咕嚕！仰首一口將杯裡的酒灌盡，眼前的酒終於還是見底了。

正盤算再點一瓶時，忽地，一個人朝我撞上。

該死！看不出來我現在心情正差嗎？

「是沒長眼睛嗎？」我站起身朝對方怒吼。

對方穿著一件黑色T恤，手臂上盡是駭人的刺青，滿臉橫肉，一看就知道來人不善，只是心情正惡劣，要我低聲下氣？沒門！

「怎樣？老子就是沒長眼睛，你想怎樣？」他出手推了我一把。

一股怒火直衝腦門，也不知是哪裡生來的膽子，我出拳便朝他的臉上招呼，他蹣跚了幾步，那五官難看得擠成了一團。

「好啊！竟敢對老子動手，你不要命了，兄弟們，上！」

一群人朝我衝來，我竟會聽到一句電影常見的台詞。原來，他們真的會這麼說啊！

有些醉意的我就這麼和他們扭打成一團，毫無懸念，我狠狠地挨上了幾拳，最後被對方給架住。

他們又朝我腹部揮上幾下，而這樣似乎還不過癮，剛才和我起爭執的傢伙，高舉起一只未開封的酒便要朝半昏的我打來，知道是躲不了，我雙眼一閉等待他的重擊。

鏗啍！清脆響亮的爆裂聲傳進耳中，卻沒預期的全身刺痛，我心想，不會是我傳導神經慢半拍吧？

微微睜開一隻眼，卻看到一雙眼睛與我對上，昏死前，我很確定我所看到的是——彭碩麒！

「你竟然連我的女人都碰，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要怪，只怪你能給的太少，你的女人才會跟了我。」

「你說，你為什麼要在父皇面前胡言亂語？」

「是你太不堪一擊了。」

「你！」

「你、你竟然對我下毒……我咒你，日日夜夜不得安寧！」

猛地驚醒，一陣頭暈目眩襲上，四周是白茫茫一片，害我差點以為自己來到天堂，不過刺鼻的藥水味讓我很快排除這個可能。

「剛剛夢裡的那兩個人，為什麼……長得那麼像我和彭碩麒？」按著太陽穴，我努力回想夢裡的那兩張臉。

就在我試圖撐起身時，才發現床邊竟然趴了一個人。

是他？為什麼？

正當感到納悶時，腦子閃過我昏死前的景象，是他替我擋下重擊，但，這是為什麼？

我的移動似乎驚動了他，他抬起頭，臉色有些疲倦，還有那麼一些些……蒼白？

「你醒了？」他拉拉自己肩上的外套，似乎想掩蓋些什麼，可我沒去在意，只覺得有些惱怒，沒來由的惱怒。

「為什麼你會出現在那！又為什麼要救我！」

我不想欠他人情，一點兒也不想。

「我說過，這是我欠你的。」他笑得有些勉強，聲音也微啞。

又是欠我的？欠到需要救我這一天到晚找他麻煩的人？

一把揪住他的衣領，「你到底欠我什麼？你知不知道，你的話一點說服力也沒有？」我忍不住咆嘯，不顧被打的地方是不是會感到疼痛。

「我欠你快樂；欠你幸福；欠你……」

「夠了，同樣的話我不想聽第二遍！」我硬是打斷他，煩躁地摀住雙耳。

他笑著輕輕拉開我摀住雙耳的手，「一條命，我欠你一條命。」聲音極輕，彷彿下一秒就

會消失。

一條命？他在說什麼鬼話？機械地放下雙手，我呆滯了幾秒。

「你開什麼玩笑啊！一條命？你腦袋被酒瓶敲傻了嗎？」

一定是，一定是這樣！我對自己說。

但他搖搖頭，「我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也沒在跟你開玩笑，我確實欠你一條命，在前世。」說得煞有其事。

前世？連這麼離譜的答案都能說，當我意識還沒清醒嗎？我在心裡鄙視自己剛才的正經。

我從冷笑慢慢變成大笑，試著讓他知道自己的說法有多麼可笑。

「你當我被打笨了？剛剛被砸的是你不是我，這套是在騙我，還是騙你自己啊？」說完，我又是一陣狂笑，笑得腹部隱隱作痛。

該死！我在心底咒罵。

他不語，像是在等我笑完，待我覺得嘴角發酸，漸漸收起笑意，我看著他的雙眼，試圖從他的眼底看出玩笑之意，不過，竟沒有絲毫破綻。

接著，他自顧自地開始說起故事……

「前世，我們像現在一樣是對兄弟，而且是皇子，為了爭奪皇位，不擇手段。

我時常扯你後腿、搶你的女人、設陷讓父皇懷疑你，你對我恨之入骨，卻無力反抗，最後，我用毒將你殺害，順利取得皇位，但……」

一陣猛咳讓他的話不得以被打斷，臉色也瞬間刷白，兩眼瞪得老大，眉頭皺得死緊，表情十分痛苦。

這讓剛剛被他的故事唬得一愣一愣的我嚇了一大跳，伸手拍著他的肩頭，霎時，我才發現，他的背不知何時染上一片鮮紅色。

難道，他的傷沒給人處理過？他這血流多久了？

「欸！你的背……難道醫護人員都沒發現你也受傷了嗎？」我的手在顫抖，不知道是因為那怵目驚心的紅，還是因為心頭湧上的不祥。

「我、我這就按鈴叫人過來。」我轉身想按床邊的緊急鈴。

可是他搶在我前頭按住我的手，「讓我把話說完！」嘴角的血漬又讓我愣上了幾秒。

「你瘋啦！到底在逞強什麼？有話，等你真的沒事了，我有的是時間聽你講！」說完，我又想伸手要按鈴，卻被他莫名的力氣按住。

他面色死白，呼吸急促，按住我的手異常的冰冷，甚至微微地顫抖。

「我並不快樂，每晚，我的夢裡都是你毒發前，用那雙佈滿血絲的雙眼瞪著我，對我說：『我咒你，日日夜夜不得安寧！』」

「我咒你，日日夜夜不得安寧！」

霎時，像是被什麼哽住了喉頭，眼前恍若真能看見佈滿血絲的雙眼，真實地令我感到恐懼。

我沒有失神太久，一陣狂咳將我拉回，他咳得比剛才更急、更用力，像是要把五臟六腑都給咳出來似的。

「夠了，這些鬼話等你沒事了我再來找你算，我叫人來！」我慌亂地按下緊急求救鈴，生平第一次這麼手足無措。

吐血，他在吐血啊！那群人根本打定了主意要把人打死啊！

「上輩子，我欠你一條命，咳咳！所以這輩子，我就用這條命來還你，咳！也、也算是扯平了……」

語尾方落，一口鮮血已來不及被他摀住，自口中噴出四濺在我面前，剛才還在胡扯的他，硬生生地倒下。

「彭碩麒、彭碩麒——！」

瞬間，剛才夢裡的情境再度閃過腦海，胸口恍若受到重擊一般令人窒息，頭痛欲裂。

「啊——！」

「總經理，開會資料已經準備好了，請您到會議廳開會。」

助理走進辦公室，對正看著公文發愣的我說。

「嗯，知道了，你先去，我馬上到。」我淡淡地應。

「好的。」

聽到辦公室的門被帶上，我才放下手中的筆，輕輕撫著面前的咖啡杯杯緣。

「你能想像嗎？以前，我明明最痛恨黑咖啡，因為它既單調又無趣，就像你一樣，可現在，我坐在這兒，喝著它，就像當初的你一樣。」

你說，前世你欠我一條命，所以今生，你用你的命來還；而我，又何嘗沒有欠你——一夜安寧？

大哥……

亞大文學獎 短篇小說類 三獎-王于文 得獎感言



得知自己得獎的時候，其實只是剛好打開電子信箱，當下覺得很不可思議，也十分激動。

從踏上創作這條路，一直都是沒多想，想什麼故事就寫什麼故事，比起寫實的事物，我偏好加入一些美好的幻想，抑或虛實難辨的元素，曾經有幾次投稿的經驗，都沒有結果，因此，總覺得這類的題材在正式文學裡應該沾不太上邊。

這篇故事的雛型是在高中的暑假定下，許是家庭的原故，「前世今生」、「因果輪迴」對我有極深的影響，雖說算不上有什麼太透徹的體悟，僅是很粗淺的認知，卻依舊堅信這兩者是存在的。

特別感謝姊姊、老師和幾位友人，若沒有她們，《債》便無法以這樣的姿態呈現，是她們一次一次地給予我建議，讓我得以進行修改，才能順利將這對兄弟完整地塑造出來，雖然結尾的部分還是沒能處理得很完美，但能讓它從原本的模樣變成今日的它，很高興自己的進步。

《債》的寫法其實和我平日寫的故事大不相同，是採用第一人稱，雖然因此而無法從哥哥的角度去描寫，但卻讓我能將自己完全融入弟弟的角色，將他的性格完整表現出來，而題材方面，主要源自我們偶爾會聽到：「我上輩子不知道欠你多少……」這類的話，我希望能透過自己的方式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其中一個可能——是啊，正是上輩子欠下的呢。

感謝各位評審給予的肯定，這對我是莫大的鼓勵！

一

一九四三年的奧斯維辛是無聲的，在這個深秋的季節更是如此。大地與萬物默默看著大門以及深入其中的鐵軌不吭一聲，徒剩嗚嗚的汽笛聲和嘎啦嘎啦的撞擊聲響透過鐵軌傳來，消散在空氣中。

鐵軌的另一端，火車從遠處駛來，帶來了風，很臭很臭的風。長長一列約莫十節的車廂，擠著上萬的人、上千億的嘔吐氣味分子，與嗚嗚的汽笛聲、嘎啦嘎啦的撞擊聲。

「還看不到大門呢。聽聲音的話，應該是還要一段時間——啊，約書亞，你會在那裡嗎？」

車廂前端有個男子一直嘔吐，車廂靠門處有個女孩而一直哭，對面有個老先生一直乾咳……靠近通風小窗的金髮男子轉向窗外，試圖去忽略這些事，那些聲音卻不斷不斷地提醒著他，「約書亞，你也這樣子過嗎？」

「現在幾點了？還要多久才會到？」忍著強烈的暈眩，金髮男子翻找身上每一個口袋，卻遍尋不著友人給他的紀念懷錶，「沒有嗎？好不容易偷留在身上的……果然還是……被找到了、被沒收了嗎？」

「那個叫人懷念的懷錶啊……」

二

那是一九三三年秋天的事了。

「艾歌爾！」我的小提琴好敵手，也是摯友的約書亞掛著一抹淺淡而莊重的微笑，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頭，「今天的表演很是精采，我沒想到你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把《四季》練到如此。第一次演出就這種水準，我好像太小看你了。」

「過獎了。那是託其他人的福，我並沒有表現的特別出色。」我故做冷靜的回答。

啊！是約書亞說的，那個全校小提琴拉最好的約書亞說的，他說這次的演出很精采！糟了，被高手說很厲害，該怎麼辦才好？這下子我更無法正眼看他了，眼光該擺哪裡好？雖然說是好敵手，那也是自誇式的說法而已。他總是嘲笑我的小提琴比他差得多，這倒也是實話。認真說來，我很崇拜他。

約書亞是我在音樂社團認識的。雖說一開始是因為吵架而認識——我們當時都認為自己的小提琴是最厲害的；但自從聽了他《小夜曲》的小提琴獨奏之後，他在那樂曲中詮釋的感情，透過音符深深扎根在我心中。

「是……是說約書亞先生，此次如此盛大的演奏會你怎麼會沒參與？我當初臨時收到要上台演出的通知，雖說是很高興，但好像又哪裡怪怪的？理論上來說……」

「上次打賭賭輸了，想趁著剛表演完的空檔，請你吃個飯吧？」不知道是我說話聲音太小，他沒聽到，還是他故意的，我還沒說完，他就打斷了我的話。

「打賭？」

「你忘了？我說過，你要真有那本事登台表演，我請客。這次你真的登上舞台了，我就要遵守諾言。」他一臉正經的看著我，不容辯駁；那認真的樣子，很是有趣可愛。約書亞是個無時無刻都很認真的人，看來連打賭都很認真呢。

我們一邊在寒風颼颼的街道上走著，一邊天南地北的聊，聊生活、聊音樂、也聊是非。最後不知怎麼的，聊起了政治。

「那些人腦袋是不是有問題？艾薩克只是開家店賣書，那些人為什麼圍毆他？還在他的櫥窗上塗些奇怪的符號，把他的書櫃弄倒？今天聽到艾伯特轉述給我聽的時候，他竟然還笑！」艾薩克是我的猶太至交，昨天他的書店發生被搗毀和被查封的事，我實在是氣不過，忍不住向約書亞吐吐怨氣。

「艾歇爾！」約書亞一聲冷硬的警告投過來。

我被嚇了一跳，看著他；他的眼神中隱含著一種恐懼。

再轉頭一看，我們已經站在一家餐廳的門口，裝潢優雅的門口裝了一個設計粗俗的大牌子：『猶太去死，本店不歡迎猶太人。』

三

「抱歉，我太激動了，說出那樣不顧後果的話……。」

匆匆從那家店門口離開，我們走在冷風依然呼呼作響的街道上，找尋下一個可以落腳吃飯的地方。走到一個比較隱密的小巷子時，約書亞卻忽然停下了腳步。

「怎麼了嗎？」我回頭望著他。

「艾歇爾，你願意聽我說一些話嗎？」

「什麼話？你就說吧。」他的話讓人困惑，為什麼這麼問呢？

「我想了很久。我不知道該不該對你說，但是，這個問題終究要面對……。」

「約書亞，看著我，我像是會背棄朋友的人嗎？」

他默默無語，向我走近，從懷裡掏出了一隻懷錶，打開了懷錶，從懷錶中一道熟悉的旋律流瀉而出。

「《小夜曲》！這個懷錶好神奇！你做的嗎？」我一面嘖嘖稱奇，一面想著為什麼他特別偏愛這首曲子？

他並沒有回答我對於懷錶的疑惑。

「你還記得你第一次聽到我演奏的那首曲子嗎？」

「我還記得啊？這跟你要說的話有關嗎？」

「艾歇爾，我是猶太人。」聲音微微地顫抖著。

我先是愣了一下，「你怎麼不早說？……天啊！我剛剛，還說了很不考慮你立場的話……」我倒抽了一口氣，剛剛真的非常驚險啊！

「然後……」話說到一半，懷錶掉落地面。

約書亞的身後出現一道棕色的影子，他的身體浮在半空中。無聲的恐懼、絕望、無奈刻畫於我的耳膜之上，傳來陣陣刺痛。

世界忽然被剝奪了聲音，除了《小夜曲》的旋律以外。

四

被命運的聲響愚弄時，我又該何去何從？他又會被送往何方？

那一日的光景，他如溺水般求救的眼神烙印在我的眼瞳裡，我卻被嚇得一動也不動。我沒有出手救他。

然而，不知出於何種直覺，或者說是對當時情勢的胡亂臆測，我深信他還活著。陪伴在身邊的懷錶，沒來由的加深我「他還活著」這個想法。一打開懷錶，一聽見《小夜曲》，我就不禁想問：「今夜的他在做什麼呢？」一直抱持著這個想望的我，有一天，突發奇想「既然他還活著，我要去那鬼地方把他救出來。」於是，我加入了「那些納粹」。

那是一九三九年的秋天。

一九四零年的秋天，我轉往慕尼黑的達赫集中營任職，那是個人間煉獄。我不太記得我到底是做什麼工作的。大部分的時間，我只能在與「囚犯」們隔離的辦公室中，胡亂地想辦法多偷渡走一個猶太人，然後祈禱被救走的正是約書亞。我只記得深秋的慕尼黑如傳聞中寂靜的奧斯維辛一般，除了機器的呻吟和士兵的叫罵之外，不允許出現其他雜音。

深秋的早晨，沒有如風景畫般詩情畫意的淺橘深褐。天空是慘灰色的，還飄起了一層灰塵霧；士兵吆喝著今天的規則，有時還發出拳頭撞擊骨頭的聲響。猶太人、或者說反希特勒的不管哪一類人，都穿著單薄的囚服，男女分開，只剩骨頭一排排站齊；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沒發出任何聲音，連肚子的咕嚕聲也沒聽見。那天早上是在做健康檢查，我負責跟在很討厭我的老軍醫奧圖身後，記錄男性營區的狀況，並把隊伍分成兩列。順帶一提，我也很厭惡他。

「下一個。」奧圖冷冷的話語，叫人難以相信他不是機器。我擺著和奧圖的聲音同樣冰冷的面孔，抬頭，看向下一個人。

「這！」我被这一幕給嚇了一跳，手中的紀錄差點掉到地上。

這是約書亞嗎？他怎麼了？風稍微一吹過，骨頭就發出嘎啦嘎啦的聲響，他到底都過著什麼樣的日子！

如果可以，我真想現在就把他帶走！但我明白，不行、絕對不行。

稍稍鎮定一下心緒後，我目光轉向奧圖。這時候的奧圖對著約書亞上下打量了一番，又

左右推了推他的臉，「骨頭歪了，不符合健康人的資格，帶去左邊。」

左邊的人，要去「洗澡」。

「奧圖同志，他看起來還頗健康的！您說的這點看起來也還不嚴重，應該是還不妨礙他工作才對，營區那邊缺人，多一個人力是一個人力。」

他惡狠狠的瞪了我一眼，「啊？你懂什麼？艾歇爾同志！」當著其他士兵的面，他對我大聲咆哮道。

「把他分去右列！」似乎是注意到這音量也嚇到了在場其他的士兵，奧圖極為不耐的瞥了我一眼，腦羞地哼了一聲，「還不快點！」

我默然不語地把約書亞帶到右列，在他入列之前，我們四目相接。

瞬間，我想起了《小夜曲》。

五

深夜，窗外一片漆黑，窗內則點了一盞小燈。我坐在辦公室裡發呆，早上的一切事態恍如隔世；雖說證實了長久以來的強烈預感，四目交接的瞬間卻有股強勁的不真實感衝撞著我。

「約書亞」？他果然還活著？是現實？還是虛幻？

我默默的打開約書亞送給我的懷錶，《小夜曲》以音樂盒叮叮叮的音色流瀉而出。

對不起，約書亞，今天早上沒能救你，請再多等一下下、一下下，你就可以離開這鬼地方。然後，我也可以……。

「艾歇爾同志，長官找你。」奧圖白袍駝背的身影幽幽出現，嘴角還不時漏出嘻嘻嘻的竊笑聲。

窗內只有那傢伙的竊笑聲，窗外一片寧靜……。

六

奧斯維辛的深秋是無聲的。除了機器的呻吟聲、士兵的叫罵聲和火車運作的聲音之外，不允許出現其他雜音。對，哀號聲是不允許的，哭泣聲是不允許的。

金髮男子將意識抽回現實，隨著鍋爐和各種機器運轉的聲音逼近，他明白營區的大門已經在不遠處。

「約書亞，我快到了喔！你應該很幸運地不在這裡吧？」

忽然金髮男子聽不見任何聲音，只聽見《小夜曲》的旋律，輕柔地飄散在空中。

火車駛入營區，大門關上，奧斯維辛的深秋恢復無聲，完全的無聲。

亞大文學獎 短篇小說類 優勝獎-溫珮筠 得獎感言



首先，先感謝各個評審的厚愛，以及看到這裡的各位。我在這裡也必須向推薦我去參加徵文的老師、幫忙校稿及潤稿的姐姐和朋友們致上深深的謝意；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呈現在各位眼前的這篇小說。

老實說，我至今仍對於得獎一事仍深感意外和驚喜。我對這篇小說雖是有一定的自信，但也深知它仍然有不少缺失。更何況寫的並不是一個虛構的時空或是現代故事，而是一個真實存在，並且有鐵一般的份量的時空。於是，我在時代下的制度這方面的考據，就稍嫌不足了一些。但我絕對可以保證，那樣跨族群的友誼，在那個時代是絕對存在的，只是有些人的友誼之歌被強制按下了靜音。

我深深覺得，在那樣子悲哀的時代裡，能被後世記得的絕對不只有仇恨也不能只有仇恨，更應該有愛、希望與那些反抗大體制的人們奮鬥的身影。我一直很喜歡大時代下，小人物們掙扎奮鬥的故事；在這篇小說中，想描繪的也僅是這樣的故事。雖然最終沒有結果、狼狽不堪，那樣的故事被後卻藏著無限的希望。其實，那樣的故事不只發生在那時候的德國，也不只在西方，台灣在歷史上發生過的種種衝突中，又何嘗沒有呢？

我感言就寫到這兒為止吧！我說太多反而會因為我對這故事的想法的太明確，而無法留白給讀的人自行去想像。所以剩下的，就由各位自己細細的品嚐它、詮釋它了。

短篇小說優勝獎-殤 心理學系 100044090 劉冠妙

一開門，就聞到濃厚的酒精味，我下意識皺眉，露出厭惡的表情。而趴在桌上的那女人正神智不清的傻笑，桌上亂七八糟，散落的菸蒂混在昨天沒吃完的便當盒裡，而餐盒旁邊，有一包白色藥丸，和幾根針頭。這女人，是我媽。

「幹！又自己在那裡爽了喔？」開門進來的男人身材高大，體型壯碩，嘴裡還叨著一根菸，一臉不爽。自顧自的說完話之後，走到房間裡翻箱倒櫃，不時還傳來國罵聲，過沒多久，「媽的，找死我了，看來今天可以翻本了！」他嘿嘿笑著走出來，一臉得意。

突然，他把視線轉向我，瞅著我看了一會，甚麼也沒說就走了。但那眼神，讓我很不舒服。他是錢斌，我媽的同居人。以前，他總喜歡邊揪著我的頭髮邊罵我小雜碎，眼神充滿厭惡，可是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他看我的眼神很不一樣，他開始喜歡上下打量我。

拉著客廳角落的一張破板子，再拿幾張凳子墊在下面，簡單的書桌就完成了。慢慢拿出書包裡的幾本課本，我默默的寫起作業，做著唯一能讓我開心的事，唯一沒有世俗紛擾的世界。

學校。

「悄悄，妳真厲害，這次考試又拿滿分了！」郭美崇拜的看著我。

「沒甚麼啦。」我微笑，遞給她開好的麵包。

「對了，這次家長會，妳爸媽不來嗎？」郭美咬了一口麵包。

「嗯……他們很忙。」我不想讓人知道家裡狀況，所以總是說父母工作很忙，連我最好的朋友，我也沒有勇氣說出真相。

「好吧，那妳志願是甚麼？好快，再一學期我們就要國中畢業了。」郭美看我臉色不是太好，連忙換了話題。

「還沒想好，但，我希望可以賺很多錢。」我淡淡的說。

「嗯，那妳賺大錢後可別忘記我哦！」郭美笑得很賊，賄賂般的捏了塊麵包給我，我笑著張口。

在學校的時間總是過得很快，又放學了。我隨便吃點東西後，便待在附近的圖書館，一直到閉館。

回家的路其實不遠，但我總是走很慢。

開門後，家裡黑漆漆的，伸手開燈，原以為家裡沒人，卻突然看見錢斌站在我面前，嚇了我一跳。

「媽……媽呢？」我還驚魂未定，軟軟的坐在椅子上。

「她去找朋友了。」錢斌坐到我身邊。

「幹甚麼？」我瞪了他一眼，沒好氣道。

「仔細一看，長的還挺標緻，哎唷，發育得不錯啊。」說完便要伸手摸我，我生氣的拍掉他的手，不料他卻順勢抓住我的手，將我打橫抱起，踹開房門，把我丟到床上。

「你幹甚麼！」看他突如其來的舉動，我有些害怕，大聲吼著。

「唉，反正妳長大了也是給其他男人爽，不如……不如讓我先爽一爽吧？都養妳這麼多年，也該報答了，嘿嘿……」話還沒說完，錢斌急性地衝過來一把抱住我，將他那臭嘴靠過來。

「禽獸！放開我！要是讓媽知道，你就死定了，放開我！」我又急又氣得想推開他，拼了命反抗。

「這還不簡單？妳不說，我不說，她又怎麼會知道呢？來嘛！先讓我親一口……」錢斌單手扣住我的雙手，另一隻手卻不安份的遊走在我身上，邊解我制服上的扣子。

「你放開我！禽獸！別碰我……」眼見制服扣子一顆顆的被解開，我又羞又惱，使盡力氣推開他，卻都沒有用，眼淚不禁掉了下來。

「別怕，看在你媽的面子上，我會好好疼妳的，嘿嘿。」錢斌一邊親吻我，一邊褪下我的裙子。

「不要！不要……」我邊哭喊，邊反抗，希望他能就此停手。

「年輕就是不一樣，皮膚真嫩，哈哈！」錢斌用舌頭舔我脖子，又是親又是吮，口水都黏在我身上。

「禽獸！你不是人……」衣服已經解開，裙子也被褪到膝下，眼見背心也即將被撩起，我邊哭邊罵。

「放心，等下有妳爽的，妳還不得感謝我？」錢斌邪惡的看著我，他撩起背心，粗魯的解開我的內衣，雙手不停的在我身上搓揉，嘴也湊了過來。

「媽……」我再也罵不出來，我泣不成聲，只能祈禱母親能夠趕回來，只希望有人可以來救我……。

當我發現他正在脫我內褲，我死命的夾緊雙腿，不讓他進來。

錢斌單手分不開我的腿，便甩了我一巴掌，我痛得頓時沒了力氣，他就趁隙，分開我的雙腿，急忙脫了褲子，想進來。

「不要……求、求你……不要……」我苦苦哀求，趁他將注意力轉移，連忙夾緊雙腿，死命抵抗。

錢斌見我又如此，又打我一巴掌，這一次，痛得我幾乎暈過去。他急切的分開我的腿，將他的亢奮對準我，然後一下一下的狠狠衝著。

感覺他一次一次進出我身體，用他雙手摸遍我全身，猥瑣的看著我笑，然後閉上眼睛，一臉舒服的呻吟，而我只覺得下面痛的就要裂開，他卻粗暴的抓著我，恣意的享受……。

此刻的我，下面傳來強烈的痛楚，讓我痛得死去活來，沒有了，都沒有了……。後來，身體漸漸沒了感覺，我就像個活死人，一動不動的任由眼淚滑落，任由身體讓他欺凌，眼神空洞的像傀儡，我呆呆的看著天花板，任憑靈魂在嘆息。

不知道過了多久，穿好衣服的錢斌慢慢走向我，一手扣住我的頭，露出猥瑣的笑容，緊貼著我的耳際，說：「真爽。」這話，就像強烈的電擊，刺激著心臟，我瞪大雙眼，恨恨看著他，緊握的手心，印出一枚枚鮮紅的小月牙。很久以後，我才知道，仇恨救了我的命，卻也要了我的命。

洗澡的時候，我拿起肥皂，在身上擦了又擦，手在身上一遍一遍用力的搓，想要搓去身體的不乾淨，想要抹去這痛苦的記憶。洗著洗著，我忍不住痛哭，身體漸漸下滑，全身，泡進了浴缸。我想死，在意識模糊的最後，那男人醜惡的臉突然出現在我眼前，以及他對我做的一切，突然覺得，我不想……不想就這樣死去……。

這一天，由於昨天那件事，我上課時總是心不在焉，心神不寧。

放學回家，一開門就看見媽媽邊看電視邊抽菸，這是她難得清醒的時刻，那男人也不在。我鼓起勇氣，說：「媽，我有話跟妳說。」不管她願不願意，我硬是拉她到我房間。

「媽，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和妳說。」我開門見山。

「嗯？」難得我主動開口，她打趣的看著我。

「妳的男人，強暴我。」我簡單的說，強忍心裡的痛。

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後笑，「不可能，肯定是妳讀書太累，出現幻覺。」說完，她站起來就要走。

「是真的！他強姦我！妳為什麼就不相信？」我崩潰的大喊。

「美枝，妳別聽她胡說，我怎麼可能對她有興趣？我只愛妳一個！」錢斌突然走進來，攬著母親，一邊惡狠狠的瞪我。

母親依偎著那男人，甜甜說，「我信你。」接著又回頭對我板著臉，「下次別再說這種話，不然我打死妳！」

錢斌壞笑的看著我，一臉表示：你奈我何。

眼淚悄悄落下，僅有的一絲希望破滅，我只覺得心落了一大口子，很空，也很痛。為什麼，妳寧願信他也不信我……為什麼……。

隔天，學校頂樓。

「在想甚麼？」郭美突然出現身後，拍了我一下。

「啊……別碰我！」我尖叫，害怕的蹲著。

「怎、怎麼了？」郭美看我這樣，擔心的問，而我甚麼都沒說，只是哭。

郭美以為她把我嚇壞了，愧疚的說著對不起，我梨花帶淚的看著她，說：「美美，妳相信我嗎？」郭美毫不遲疑的用力點點頭。

過了很久，我終於艱難的開口：「我……被強暴了……而且，他是我媽的同居人……」

「什麼！」郭美難以置信的看著我，接著忍不住罵了句：「畜牲！」然後突然哭了起來，說：「他不是人……悄悄，不怕，有我呢，妳還有我……」

她這麼一說，我的心突然酸起來，美美可以這樣相信我，那為什麼媽媽不能？我難過的抱著美美大哭，但同時心裡暖暖的，她甚麼都沒有懷疑，就這樣信任我。

這一天，我們難得翹課，而且還是班導的。

我從來都不知道，那天的惡夢，僅僅只是個開端，後面的生活，才是地獄般的苦海。那一次錢斌嚐到甜頭之後，接連幾天，他變本加厲，更加肆無忌憚的羞辱我、折磨我。只要媽不在家，或者神智不清時，就是他逞獸慾的時候。每一次，我都拼命抵抗，可是都沒有用，我們的力量懸殊太大，可就算這樣，我也不想讓他輕易得逞……我不甘心……。

升學在即，我卻不如往常的那般喜悅，甚至，我看不清未來，我不知道，每天活在地獄的我，還能有怎樣的未來……，當別人開心嘻鬧的時候，我卻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他們，因為我和他們不一樣，不一樣……，我好髒，好髒……。

「悄悄，談戀愛啦？功課不重要啦？這次成績下滑那麼多？」班導拿著這次模擬考的成績單，語帶不悅。

「下……下次會努力。」我忍住想哭的委屈，低頭。

「可別仗著以前成績好，就不把模擬考放在眼裡了啊！」班導繼續訓話。

「老、老師，悄悄她是……」美美看我被冤枉，氣的要幫我解釋，我輕輕拉了她衣角，搖頭。

「什麼？」班導提高音量。

「沒、沒甚麼，悄悄最近感冒了……」美美看著班導，隨便撒個謊。

「總之，大家都一樣，不要因為戀愛，功課就丟了。」班導嚴厲地說。

終於撐到下課鐘響，美美拉我到頂樓，不解：「妳為什麼不告訴老師？」

「他們不會相信的，大人都一樣……」我含淚。美美沒有說話，只是靜靜的抱著我。

過了很久，美美開口：「那……我們該怎麼辦？」

「不知道，我想離開……」美美，對不起，我知道我要做甚麼，卻不忍心告訴妳，我不想妳為我哭。如果妳以後知道了，請原諒我。

「離開？妳要去哪裡？要不要暫時先躲到我家來？」美美雙手按著我肩膀，焦急的問。

「沒有甚麼……快畢業了，希望我能脫離這鬼地方。至於妳家，不用了，謝謝妳……」

我咬唇，強忍眼中的淚水。美美並不知道，錢斌不只欺凌我一次，但，我沒有勇氣再說下去，說了，又能怎樣？

我不知道這樣的決定是好還是壞，我只知道，現在我的心，是前所未有的平靜，我靜靜的凝望這一切，落日的餘暉照亮我們，卻照不進，我的心。

沉靜的倒數這地獄般的日子，很快，我就可以解脫。

「美美，能拜託妳件事嗎？」我不好意思的低頭。

「好啊，只要我能幫，妳說。」美美溫暖的拉著我的手。

「妳也知道……那個，所以我最近都睡不好，但我沒有多餘的錢去看醫生，也就沒有證明……所以，可以請妳幫我拿一些安眠藥嗎？」越講越覺得自己要求很無理，聲音漸漸變小。但，美美他們家是開藥局的，只有她能幫我。

「這樣啊……好吧，我想辦法幫妳弄一些，等我好消息哦！」美美猶豫一下後，便爽快的答應。

「謝謝妳……」我忍不住激動地抱住美美，美美只是笑。「我能幫的，只有這樣，不要謝我。」

沒關係，這樣就夠了，美美，對不起……。

很快的，隔天，美美就神祕地對我招招手，示意我過去。

「這可是我好不容易騙來的，妳可要收好了。」美美小聲地說。

「真的，很謝謝妳，對不起……」想到我們即將分離，我忍不住哽咽起來。

「不用謝，以後還需要我幫忙的，儘管開口哦！」美美溫柔地擦去我的淚水。

我沒有回答，只是哭，因為，也許沒有以後了……。

回家的路上，我一樣走的很慢，只不過這次和以前心情不一樣，最後一次看，這十幾年的光景。

今天是好日子，因為媽又跑去拿貨，她每次拿貨都隔天才回來。

「回來啦？今天老子贏錢，請妳吃消夜！」才一進門，錢斌就抖著腳，爽歪歪的笑。

我沒說話，只是默默地拿起餐具。「飲料幫我倒一下。」錢斌拿起桌下的瓶裝飲料，遞給我。

我依舊面無表情，心裡卻在冷笑，真是天助我也。

走到廚房拿免洗杯，探頭出去，看見錢斌正樂歪歪的吃著，我放心地拿起口袋裡的一罐藥丸，倒一半進去。

接著，我若無其事地走到錢斌面前，把杯子遞給他。他一見飲料，便咕嚕咕嚕地喝下肚，

一滴不剩。

我不動聲色地坐下，一邊吃，一邊觀察錢斌的變化。

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很快，錢斌體力漸漸不支。「咦？今天這麼早就想睡了？」錢斌搖搖晃晃地走進房間，過沒多久，傳來陣陣的呼嚕聲。

全身不停地顫抖著，因為，這一刻終於來臨，很快的，我就可以解脫。

悄悄走進錢斌的房間，他成大字形攤著，此刻的我心中沒有害怕，只有痛恨，痛恨他毀了我，痛恨他對我做的一切又一切，既然世界被謊言所遮蔽，那就由我來揭穿吧，我會讓你們看見，你們的愚昧。

我冷冷笑，舉起顫抖的手，揮下。第一刀，心臟。錢斌的臉突然痛苦地扭曲起來，我不顧他的變化，第二刀，右手手腕。我要讓你後悔用這隻手解開我衣服、褪下我裙子。第三刀，左手手腕。我要讓你後悔你曾用這隻手摸過我！噁心！一連好幾刀，我全捅向他的生殖器，我恨，恨他用這裡，侵入我。

幾刀下來，心底的痛慢慢出現，我狠狠地砍著，發瘋似的在完好的皮膚上一刀又一刀的劃著，我彷彿看見他對我做的那些事，一次又一次，我恨，我好恨！

母親，我要妳看清楚，看清楚妳的男人是怎麼對我的，我要妳後悔，後悔妳不相信我，為什麼，為什麼我第一時間求助的人是妳，妳卻不肯信我，我是妳的女兒啊……我恨妳，我、恨、妳。

美美，對不起，我騙了妳。別為我哭，至少，我現在可以得到解脫，再為我笑一次，好嗎？如果有來生，我們還要再當好朋友，謝謝妳，願意相信我，妳是我唯一的溫暖。如果真捨不得我，那就請為了我笑下去，連我的份一起……。

劉檢察官揉著太陽穴，深深嘆了口氣，看著正在蒐證的同仁緩緩說：「不用找了，證據和犯人……都在這裡。」接著，輕輕闔上日記本，瞥一眼身後的男性屍體，語重心長地說了句：「自作孽，不可活。」

我站在檢察官身邊，聽見他的話，我笑了。我想跟他說聲謝謝，謝謝他能明白，只可惜，他聽不見。

亞大文學獎 短篇小說類 優勝獎-劉冠妙 得獎感言



匆促的寫作下，還能有這樣的成績，這種心情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表達，當時看到信箱裡的信件時真的覺得很開心，只差沒有跳起來尖叫，到現在都還難忘心裡那種澎湃的感動，也感謝評審們給我這一次機會，肯定了我。關於這篇文章，其實也只是在某次看新聞時突然產生的想法，看見那些被害人的遭遇，心裡真的很難過也很不捨，我想，我既不懂填詞也不會譜曲，那就用寫作方式表達我的想法，於是便一字一字的敲出了這篇文章。最後，我要謝謝那些默默在身邊支持我的人，希望下一次能夠呈現出更好的作品，也期許自己能夠更進一步。

話我故鄉首獎-鄉夢宜蘭 創意設計學院不分系 吳亭毅 102056008

火車輕輕駛過暗夜的蘭陽平原，廣闊無垠的水田靜靜擁抱著熟睡居民的夢，「各位旅客，宜蘭站到了。」拖著沉重的睡意與行李，我站在月台遙望兩條鐵軌外的出口亮晃，熟悉的城鎮在寧靜的夜裡顯得特別祥和溫暖，轉身，走過斑駁樓梯的地下道，樓梯頂端的光芒閃爍柔亮。

彷彿一跨越就是兩個世界。

我佇立在火車站外的空曠廣場，磚紅屋頂有駱黃巨大的幾米長頸鹿，街頭空蕩靜謐，晚風吹拂著鄉間自然的氣息，對面是丟丟銅仔的藝術森林，星空裡的男孩女孩正乘著夢幻的火車，航向燦爛夜空裡熠熠閃亮。

回鄉的火車乘載著幼時的夢，駛向那回憶裡傳統而文藝的純樸蘭陽。

我穿越了馬路，昏黃的街燈照映著古厝的紅磚歲月，轉彎，走進小小巷弄，宜蘭的晚風夜景靜靜地訴說小鎮故事。街角的柑仔店是幼時最甜蜜的回憶，當紙風車轉動著往昔的夏日炎炎，清涼的枝仔冰，甘甜的糖，五彩糖罐裡裝滿了驚喜又可口的飯後零嘴，總是在吃飽飯的午後和堂姐們一同奔向這街角的柑仔店，拿著從沉甸甸鐵罐裡挖出的十元，跟店裡的歐巴桑買糖吃，期待他從櫃台裡拿出閃閃發亮的糖罐，取幾隻珍貴而繽紛的糖果，我們興奮的吃著，然後就能在田野裡玩耍一整個愉悅下午。

甜蜜蜜的午后甜蜜蜜的糖，我們在純真美好的童年裡赤腳狂奔。

鄉間小路旁有著大大的農田，蟋蟀在深夜的田裡唧唧歌唱。小時候常常看到大人們在田裡辛勤耕耘，豆大的汗珠在陽光下閃閃發亮，我們小孩子就在一旁玩泥巴、抓昆蟲、在田野追逐嬉戲，或者在後院餵養雞鴨，大自然的種種在幼年的記憶裡歷歷在目，美麗的河山，廣大的綠野，在心底交織成愜意和諧的風景。有時候也會騎著鐵馬一起去冬山河，迎著涼爽的风大聲吶喊，夏日的冬山河也是開心的戲水樂園，孩童興奮的笑聲彷彿四濺的水花，笑響了整個炎熱夏天。

我走過街弄後右轉大馬路，一旁的北管傳統市場是奶奶尋找美味食材的溫情境地。小時候總是牽著奶奶溫暖的大手，在巨大熱情的市場裡穿梭，新鮮的蘇澳海產、有機栽種的蔬果，攤販熱情的叫賣聲此起彼落，還有傳統的海苔豬肉鬆、

鹹香的鴨賞、香濃的牛舌餅、清新爽口的三星蔥，市集裡充滿各種家鄉的美味與真情，回家後奶奶總能在短短的時間內烹飪出美味佳餚，熟練的刀工與細膩的烹調，裡面有著她滿滿的愛與關懷，我總會開心的將菜餚一掃而空，感受那美食裡的手藝與歲月歷練，也是我一路成長來，懷念家鄉的味道。

再次輕輕地，我穿越了最後一條街，巷尾的窗口閃爍柔亮，轉身，走過斑駁圍牆的老家，我望向亮晃門口的廚房，奶奶在裡面給我一個柔美溫馨的微笑。

然後我們緊緊擁抱。火車悄悄駛過暗夜的蘭陽平原，廣闊無垠的水田靜靜親吻我回鄉宜蘭的夢。



亞大文學獎 話我故鄉類 首獎-吳亭毅 得獎感言



我在很深的回憶裡看見生命閃爍的光
一種自然的命脈在體內跳動
很美，也很惆悵
稍縱即逝往往是最懷念也最感傷的部份
我會試著寫下來
有些事無法依憑記憶還原情感
文字的雋永卻能勾起心底最脆弱而細緻的東西
這就是文學迷人而難以忘懷的美
有時後我會毫無頭緒
但是家鄉與親情的溫暖總能觸動我下筆的渴望
那種文思泉湧、內心澎湃的情緒激昂
畫成文字的剎那滿是感動
彷彿充溢了內心寂寞的一隅
原來時間的出口好亮好亮
在此感謝每個肯定我的人
讓我耕耘文字的心更加堅定
晚安，宜蘭的鄉夢朦朧

話我故鄉二獎-大雅 心理學系 100044165 戴郁芳

一波波金色的波浪，一陣陣撲鼻的麥香，來自黃金麥田的故鄉-大雅。

每年的三月，是小麥成熟的季節，陽光沐浴下的麥穗，漸漸地由翠綠轉為金黃，此時，為了防止鳥兒的侵襲，麥稈娃娃正盡忠職守的守護麥田，它們沒有任何怨言，臉上永遠掛著欣喜



的笑容，最大的期盼是聽到農夫們分享豐收的那份喜悅，我站在鄉間的小路上，欣賞每一株飽滿的麥穗，看著它們隨著風的指揮，搖擺著它們的身體，這畫面美得讓人心曠神怡。

每年大雅農會舉辦的小麥文化節，遊客總是絡繹不絕，許多親子家庭與攝影愛好者前來欣賞，不外乎我也是，回憶起小時候，一半的童年歲月都獻給了這片麥田，等待麥穗成熟收割了以後，在田裡翻滾的翻滾、奔跑的奔跑、抓蝴蝶的抓蝴蝶、跌倒的跌倒，天真的畫面伴隨著嘹亮的笑聲，是姊姊與妹妹還有我齊力完成的一樁喜劇。住在鄉村裡的孩子會比住在都市區的孩子更容易感到窮極無聊嗎？我一點也不這麼認為，對於鄉村的孩子來說，這裡可是既免費又大型的自然遊戲區，能近距離接觸瓢蟲、蜻蜓或蝴蝶，觀察其生態的奧妙，更幸運的話，還可以趕在農夫翻耕種稻之前，打一場使勁全力卻總是揮棒落空的棒球賽，這樣的生活節奏，讓我感受到我比任何一個住在都市區的孩子幸福很多。

回想起國小的自然課，老師說：「我們大雅是全台灣最適合種植小麥的地區，所以只有大雅才看得到麥田。」同學們異口同聲問道：「為什麼呢？」老師說：「因為每年的冬天，大雅的氣候又乾又冷，植物比較沒有蟲害的問題，植物就會長得比較漂亮，加上大雅的砂質壤土排水性好，所以很適合種植小麥。」老師還講解到麥田與稻田的差別所在，稻田以插秧的方式種植，是辛勤的農夫一株一株排列整齊插入土壤的傑作，而小麥則是以撒種的方式播種，因此麥田就沒有稻田的那般層次井然。現在大雅有「台灣小麥之鄉」的美譽，讓我更以我的故鄉為榮。



我的故鄉有兩個特別的朋友，一個名為神岡，一個名為潭子，他們感情很要好，手牽著手，形成一道長達十三公里的自行車道，人們稱它為潭雅神自行車道。



國中，每天都是騎七公里以上的路程上下學，有這樣的體力，一半的功勞來自於爸爸魔鬼般的訓練，每個禮拜日的傍晚，爸爸會帶著我們全家人騎著腳踏車來到這裡，崇德陸橋為我們的起點，往潭子的方向前進，沿路上鬱鬱蔥蔥，其中與神岡段、潭子段不同之處的是大雅段的自行車道兩旁所栽種植物的是採用黃色系的樹種，而神岡段與潭子段栽種的樹種顏色，則分別為紫色系和紅色系的樹種。



現在回想起小時候，曾經這麼問過爸爸：「我們已經騎這麼久了，為什麼一路上只看到黃色系與紫色系的植物呢？」爸爸說：「我不知道，你可以回家自己找資料。」長大後才明白，原來爸爸當初是故意裝作不知道的，用意是希望我們能夠養成「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的好習慣，鼓勵我們在遇到問題的時候，很想獲取解答，就得自己去找資料，然而在疑惑解開了之後，才了解到種植不同顏色的植物是為了達到區隔地域的一種特別方式，怪不得爸爸總是在我們看見前方有一朵一朵紅色花的時候，對著我們說這麼一句：「我們該折返騎回家了。」因為再騎過去就是潭子了。

有的時候，騎到中途我們會停下來，牽著腳踏車散散步，我們不是累了，而是身為森林系畢業的爸爸又要為我們開始了一場關於植物的演講，感受得到這時候的爸爸是多麼的有自信與成就感，就這樣直到天空的雲彩被渲染為一片橘紅，我們才折返騎回家。爸爸說流汗可以促進新陳代謝，身體自然就健康，所以要養成每周運動的好習慣，這也是為什麼爸爸每周堅持要帶我們來這裡的原因。

我的故鄉，不必梯山航海也看得到麥浪，聞得到麥香，我的故鄉，似熱情的家，倒屣相迎每一位遊客，我的故鄉，似有才的畫家，為我的童年畫上一道美麗的彩虹，完整了我美好的童年回憶，我的故鄉，也是我最愛的故鄉-大雅。

圖片來源：

<http://zzb.bz/1TDPI>

<http://zzb.bz/M5ZRa>

<http://zzb.bz/X00AD>

<http://zzb.bz/CzWYZ>

<http://zzb.bz/vNuef>

<http://zzb.bz/uyubn>

<http://zzb.bz/UxqAT>

亞大文學獎 話我故鄉類 二獎-戴郁芳 得獎感言



很久沒寫作文了，沒有想過會得名，會有這次的參加機會是來自於這學期的文學課，我是一位轉學生，在前一個學校修過大一下的文學，但因課程大綱內容不同所以無法抵免學分，以至於轉學過來亞大，仍然要再修一次大一下的文學課，而亞大的文學課一學期要寫四篇以上的作文，一聽到這消息的當下非常焦慮，因為我自認為我不是寫作文的料，如果不是為了這門課的學分與好看的成績，我真的不會花很多時間只為了要寫好一篇作文，更不可能有這次能參加比賽的機會。

很慶幸我遇到的文學老師人很好，很會鼓勵同學，希望同學們都能踴躍參加，老師說寫得好的作文，會被老師選為可以參加亞大文學獎的作品，這就是我寫作文的動力，也是給我最大的鼓勵，我抱持著一種心態：『既然在畢業前有一個比賽的機會，那就盡力去寫一次，不去想會不會得名，只想著如果有被老師選上可以投稿參加比賽，那麼我就很開心很滿足了』。最後被老師選上了，很興奮也很有成就感，非常感謝我的文學老師當初給同學的鼓勵。

能夠在畢業前參加一個很有意義的比賽，而且還得了名，這是最棒的畢業禮物，同時，我想分享這份禮物給我的爸爸，沒有他，我不會有那些童年回憶，更不會有這篇作文的靈感來源。最後，感謝評審給我的評語，也感謝老師的鼓勵，更感謝亞大通識教育中心舉辦的比賽，因為有你們，我才有得獎的會。

話我故鄉三獎-光復新村 社會工作學系 102040020 林亭妤

在每個人心中都會有一個藏寶圖，真正的寶藏不是值錢的東西，而是藏在心中存在一定價值的事物；也許是一場與他人之間的回憶、也許是曾經緊握現在卻流失的感情，又或許，是一幕幕過去珍惜至今的場景。

睜開眼睛，駐足於人來人往的城鎮中，走出大門迎面而來的是呼嘯而過的車陣，以及伴隨著車陣激起的塵土、飄散在極度混濁的空氣裡，懷著種種心事，仍然踏著沉重步伐前進的人們。比起清晨能夠聽見雞鳴迎接嶄新的一天、比起大街小巷中每一個孩童拉著爺爺奶奶跑跳的身影，比起如此純樸又單調的鄉村，那樣擁有過多複雜色彩的城鎮，總是壓得我喘不過氣。

還記得小時候習慣一大早起床便嚷著要奶奶帶我去鄰近的市場——一個雖然規模極小但人情味十足的菜市場。賣碗粿的婆婆常常笑著問我是奶奶的誰，而那時的我每次都是晃著奶奶的手、理所當然地回答著：「當然是奶奶的小孩！我是奶奶的小孩！」直至十幾年已經過去的現在、奶奶已經分不清我是誰的現在，當時她握著我的手的力道，還有臉上滿是代表歲月的笑容，仍然深深地、深深地，印記在我的心上。

駛過霧峰的乾溪橋轉進旁邊的小巷子後，就是我們小小的光復新村。早上會有一個小型的菜市場，大部分的人見到面都會互相點頭問好，天天到菜市場報到的婆婆阿姨們與老闆熟識後，每次殺價的過程都會讓人不經意「噗哧！」的一聲笑出來，為了賺點便宜，每個人幾乎是使出混身解數在與老闆「討價還價」。但是中午過後，光復新村又會回到原本的寧靜，轉向巷弄中併排的房屋，裡面是各種舊式的瓦礫建築，幾十間帶有鄉土氣息的屋子，推開門時還會「吱吱」作響。喜歡在閒暇時刻跑去鄰家老爺爺那，坐在竹編的躺椅上，輕啜爺爺泡的熱茶，或是閉著眼睛感受微風的吹拂、透過瓦礫隙縫中傾瀉而出的陽光，放肆撒在小小的身軀上，彷彿坐落在另一個夢境般。

然而兩年前搬回來後才驚覺，心中的寶藏早已不復存在。

推開曾經熟悉的大門，回應我的不再是鄰家爺爺朗聲的呼喚，只有一整片的陽光略顯慌張的充斥在壁面剝落的牆上。好不容易聯絡到像是親人般的他們，才得知十年後為了改建的現在，巷弄中的幾十戶人家早已紛紛遷離，有的被兒女們接回家，有的搬向附近的高樓，對如此鄉村的他們，那樣的世界該有多不習慣。對於嚮往回到過往的我，又是多麼悲傷。

好似缺了角的拼圖般，市場的熱鬧遠起從前顯得更加冷清，漫步在以前住滿家庭的紅色瓦礫屋之間，流浪狗的吠叫聲取代了從前孩童奔跑時的笑鬧聲，所有的蟲鳴鳥叫聲在耳邊聽來，竟顯得格外清晰、甚至感到些許的孤寂。記憶中總是吱吱作響的小門，也彷彿年華老去般發出更加單調的聲響；輕撫門上曾經代表熱情的艷紅色，回過神來手上沾黏的竟是轉為生鏽的土紅色塊，連帶著每一面思念的牆壁也，日漸斑駁了。

但即使這已經不是我從前熟悉的光復新村，每每在煩躁的時刻我依舊會選擇獨自一人走在擁有過往回憶圍繞的瓦礫屋中。站在巷口的最前方，憑著上千塊相似的紅磚塊堆砌而成的道路，彷彿無論我如何的在當中跌倒害怕，仍然能夠被包覆在溫暖中直至勇敢的站起。但事

實上是，黑青的柏油路在我摔跤後只有絲絲的鮮紅在膝蓋上沁出；而我以為沒有盡頭的溫柔，竟是坐落在前方一排尖刺的柵欄，隔絕的是過去和現在。彎坐一旁不再有公車經過的候車亭，輕閉上眼，靜靜感受周遭的一切，聽見，因為風的吹奏使得身旁擁擠的大樹「沙沙」作響，在很遙遠的一方，彷彿又傳來奶奶叫喚回家的聲音，牽上她小巧的手掌，我仍是天真的認為自己是奶奶的小孩。

幾秒的恍神，會有那麼一瞬間的錯覺，讓人以為我又回到了輕微搖晃的躺椅上……。然而由眾多石子製成的座椅所帶來的、刺人的冰涼感從腳底下，逐漸上爬。

這是我喜歡的「光復新村」，擁有好幾排的瓦礫屋、濃厚的人情味，還有最簡單的氣息。睜開眼睛，收起我的藏寶圖，我仍然還在現實裡掙扎著。

亞大文學獎 話我故鄉類 三獎-林亭妤 得獎感言



結束疲憊的一天下班後，回到家裡本來打算趕快洗漱完就上床睡覺的，卻在和媽媽閒聊到一半時，看見手機顯示亞大捎來的訊息，在還沒確認內容之前我就興奮得大叫，隨後又怕是自己高興得太早趕緊點開檔案，看見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得獎者那一欄時，即使當時已接近半夜時分，我仍然不顧一切的在房間又叫又笑又跳，直呼「不可思議」。媽媽在一旁看得也是笑倒在床上，待過十幾分鐘我們都冷靜下來後媽媽才輕聲的說：「妳今天那麼開心並不是因為妳得到了名次和獎金吧？」

是的，讓我那麼雀躍的理由並非表面上的那樣，而是，「我做到了！」從以前開始我就很喜歡把自己的心情投射於寫作，尤其是在悲傷的時刻更能讓文字流暢的傾洩而出。只是每一次對自己的要求都很高、面對最後總是猶豫不決，所以對於寫作文這件事總是一拖再拖，這次若不是謝肇禎老師特地打電話來催繳，我大概又要錯過一次機會了，謝謝老師。

又，為什麼說自己做到了。

由於高中國文老師與劉克襄老師相識的關係，偶爾會請到劉老師到學校與學生們一起進行分享。然而就在高中畢業的前夕，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與劉克襄老師有了短短幾分鐘的碰面，我和朋友鼓起了很大的勇氣才敢在老師面前開口閒聊幾句，也不曉得是不是太過緊張的關係，還把老師當時出的一本書念錯名稱，當場直想找個洞鑽進去。與劉老師照了張合照後，向是要做個結尾般，跟老師說了之前每一次在學校的分享我都有去聽，並且大聲的回答：「就算上了大學我仍然會繼續寫作，把自己的文章分享出去。」也許事隔一年的現在，老師已經忘記我當年聽起來很熱血的話語，但在這一年裡每一次提筆的時刻我總會想起老師當時的笑臉。如今我做到了，即使不是第一，但我確實的完成了自己的承諾，並且在當晚發了封訊息給劉克襄老師。

我很開心並且滿足，我終於，實現一年前的承諾了。

話我故鄉優勝獎-高雄 心理學系 102044132 陳筠鵬

離開家鄉也有一年多了，也許這便是成長過程，每個長大的孩子，都必須離開家鄉，到外面的世界體驗新事物，鄉愁也總是在平靜寂寞的夜晚襲來，就好似一許涼風掠過荒原，或像一曲琵琶歌斷心弦，總是給人無限哀愁。我還記得海洋鹹鹹的風，還記得阿勃勒盛開的夏季，滿街掛上了金黃的鈴鐺，我還記得貨櫃塊塊成堆，還記得我的故鄉，它叫高雄。

我可以用腳尖飛跳在石板階上，像初秋蜻蜓點水，水中的漣漪是我輕踏的腳步。我猶如在暮夏荷梗似的木製欄杆裡，像瀰漫在森林中的霧，等待一道晶瑩如激湍流瀉的曙光，使我迷醉似的渙散。飄散在琥珀色天際的心，又回到佇立在此的我，我停在夕暉燦爛的瞭望台，自行車道的終點站，西邊寧靜的港灣，前方有海。

我在清晨出發，港都破曉，朝露勾著葉梢，被風推得盪鞦韆。有一則如夢初醒的小城故事，在街道上，被漫步的行人娓娓道來。港邊晨曦，像螢火蟲在夜幕，似湖中星點，波光粼粼。港埠的倉促，彷彿被海的寧靜掩覆，通往外地世界的出口，竟是如此平靜沉穩。船舶進進出出，人群離離散散，這應是道別分離的渡口，卻是存著一股靜謐的莊嚴，猶如人生的際遇，就本該是如此平凡恬淡的。

我和消波塊佇立在沿岸，我們彼此都噤聲，只是聽著從遠方捎來的信息，聽著浪的喘息，聽著風的囁語，聽著人群熙攘，聽著城市喧囂。自然的聲息包裹著我，凝視著大海的我，霎時感到如釋重負。忽然間，遼闊的莊嚴令我感動落淚，縱然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我仍舊想替它承擔，承擔一些海的傷痕，期待能撫慰什麼，所以流淚，也許因為我心底深深明瞭，這些淚也終歸大海。

這個世界不再有瓶中信，因為擔心魚兒誤食；這個世界不再有沈船寶藏，因為現代的漁船盡是留下了油污和髒亂；這個世界不再有海中森林，因為珊瑚白化；這個世界不再有美麗海岸，因為大船入港。這座城市不斷轉變，變的進步、繁榮，一棟棟高樓大廈取代了一幢幢的矮平房，成了都市叢林中最凶猛野獸的伶牙俐齒；一根根參天入雲的煙囪取代了一縷縷細碎殘破的炊煙，成了浮華城市中最烏黑沉默的老菸槍；一框框隨時緊閉的鋼鐵鋁窗取代了一方方的總是敞開的木製窗櫺，成了鐵窗文化中最安逸封閉的密室。我繼續前行，站立在高塔上向下眺望，看著豔紅的車尾燈穿梭在街坊巷弄，彷彿赤紅色的鮮血流竄在血管心臟，突然之間發現，整座城市正在喘息，它正在活生生的跳動，低啞而孱弱的。在這座匆促繁亂的城市中，我也只不過是這龐然生物的渺小細胞，茫然迷失地在這個紛擾凡塵之中打轉，如何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找尋自己存在的真實意義呢？

港都入夜，繁星綴著整片靛紫色的夜空，霓虹燈綴著整座逐漸沉寂的城市，月兒彎彎掛在沿海木麻黃的枝桠上，陪伴著那些忙亂無法入睡的人們，照亮著回家的路。離開家鄉的遊子，終究是思念家鄉的種種，他們也許也和我一樣，正抬頭望著月亮，想著自己那段兒時記憶，想著故鄉。我把自己從深沉的記憶中拉回現實，霎時，一切木麻黃的樹林、靜寂的海或是滿城的阿勃勒鈴鐺，全部都消失了，只剩下漆黑夜空裡掛著的一彎明月，明月依舊，但卻也不再相同了。

天氣隨著心情逐漸陰晦，月色朦朧，夜空中覆著雲的紡紗，靜謐在這座陌生的城市，孤

獨地哭泣，細雨成了火山灰燼，正覆滅整座城市，在寒冬的夜裡隱沒。雨不斷淋洗而下，把宿舍的圍牆抹上一層暗灰的漆，陽台濕透，街道濕透，整座城市濕透，怎麼我的心也被淋得溼透。散發著霉味的房間角落，藏匿著各種無人知曉的辛酸，那是鄉愁與寂寞發酵的氣息，我關上窗，想革除一切喧囂，卻在風吹雨鳴的夜裡更顯吵雜；我關上心門，想隔離一切孤獨，卻在空虛惆悵的房裡更顯寂寞。嚴寒的冬季催化著各種思鄉的情懷，相隔兩百多公里的距離，不長不短，卻恰恰醞釀著濃郁的愁緒，我轉過身，躺臥在床上，在夢中憶起美好的童年時光，想著家，闔上雙眼，在夢境的故鄉裡翱翔。

亞大文學獎 話我故鄉類 優勝獎-陳筠鵬 得獎感言



夜深人靜，風像靈巧頑皮的孩子，撥弄著窗的布簾，一切聲響僅剩鍵盤上手指靈動的敲打聲，噠噠地響動著這墨黑色的夜。寂靜像一潭無波的湖，卻被我的指尖彈點出粼粼的漣漪，徘徊在餘韻的每一個圈裡。霎時，看見先前的投稿，從與久未開的信箱中捎來音訊，是一個驚喜！話我故鄉，竟獲選為佳作，喜上心頭，似乎生命得到了澆灌，像是一種鼓動，覺得身軀被激勵，思緒亂竄，但意識得到了至高無上的讚許。

話我故鄉，讓我又再次地認識了故鄉，讓我又再次地體會了家的溫暖，讓我又再次地從記憶中找回舊時的我，人們總是迷醉於自己的故鄉之中，因為故鄉就是童年，就是生命的歡笑聲，就是黑暗中的溫暖燭光，就是暴雨來襲時的避風港。我的故鄉，高雄，有海有山、有濱海沙洲小島、有高山森林綠樹、有朋友、有溫情、有小城故事……，我很高興能有機會將我的故鄉，傳播給人群認識，或許在他人眼裡只是個平凡的小城市，但對我而言，它不只是一座城，它或許能說是我的情人，而在過去我曾和它談過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它或許能說是我的傳記，因為它寫下了我生命中最精彩的故事，它是一座港都，但它並非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已。

話我故鄉優勝獎-歸屬 經營管理學系 102024040 趙嘉英

憶起兒時便離家求學的日子，對故鄉一詞，更有著深厚的情感。

學校聚集了各個縣市的老師學生同學，宛如一葉小小台灣，有北中南東四方口音，有從容忙亂生活風情，隨著居住環境的差別，帶來各方土壤的芬芳。身邊的同學多是來自北部，居住在繁華熱鬧的縣市，話題便也圍繞高檔名牌 3C 產品打轉。東區、西門、士林夜市，徹底讓我變成為一位孤陋寡聞的鄉下土包子，點點滴滴推砌而成那堵冰冷的牆，曾經讓我怨懟那伴我成長我的故鄉。



一次的因緣際會下，我在寒假期間到了一間民宿山莊打工，最令我無法適應的是上早班，身體總像慘澹的天色般昏昏欲睡。我幾乎毫無意識著在準備器具、擺設桌椅……。某日的清晨，我慣性地展開窗簾，眼前的景象，卻使我驚嘆不已。山巒連綿從遠處聚攏過來，簇擁山莊，雲朵灰灰，絲絲縷縷隨意點綴。天色漸而轉白，無止境的淡藍，更襯出群山的雄偉之姿，清晰佇立，然而山巒高聳，依舊擋不住太陽的熱情，光芒由山頂雀躍地躍下，太陽在炫目中漸漸地探出頭來，為嶄新的一天揭開序幕。這剎那，時間彷彿停止轉動，我知道宇宙萬物也被眼前的美景迷眩……。「喂，你發什麼呆呀？」，同事喊著，我頓時回過神，繼續工作。工作隨著假期結束，但那幅美景即便在我離開家鄉，仍在記憶深處徘徊，這是看過合歡山日出景色的人無法忘懷的吧？

那天後，我總會利用閒暇時間，拿著相機，與家鄉來一段幸福的「蜜月旅遊」。站上瞭望台，面對著宏偉山巒，我試著找尋寒流過境後所遺留下的足跡。不一會兒的功夫，我便看的山頂上所覆蓋的白雪，這是寒流給山巒的年復一年的許諾，當山巒戴上潔白婚紗頭巾，讓群巒更加神秘動人。

「喔……」山間不時會傳來了朝氣十足吶喊聲，誰也聽不懂在說什麼？但那必是原住民給造訪此山的朋友，沒有差別的問候吧！座落於中央山脈的山腰台地多是他們的部落，由遠處望去，片片茶園及菜園，是他們辛勤工作的甜美果實，仔細瞧瞧，偶爾還能看到牛車在道路穿梭，這些傳統簡單的純樸生活，並與大自然相互依靠，互利共生的生活型態，是這個世代中，最難能可貴的寶藏。



然而當寒流過後，武嶺山頂上的雪融化了，便會從四面八方的通道匯流進山間的小溪，這些也成為山間珍貴的水資源。山莊的一隅，正好是小溪所流經的渠道，老闆運用了巧思，在溪邊推砌些石頭，移植了植物，簡單的擺設卻令這條溪流多了幾分禪意，不禁讓我想起賀知章的詠柳「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雖不知誰裁細葉，但葉葉卻是同根同源。植林造景的加持，讓溪流有了生命力，即便在溪邊的非柳樹所垂落的葉條，卻有柳的型態。山近春夏便有源頭活水，水流山間便有綠葉垂顧，大自然彼此照應，正如故鄉之於遊子吧！



偶爾在樹林間穿梭的是那粉色的梅花，梅花的淡粉與周圍不太協調。花花成群，促成枝繁茂，遠望一樹撩亂。即便有圍籬擋著，也依舊遮不住獨樹一幟的鮮豔風采，路過的遊客見其姿態，一次次貪婪的藏進自己的鏡頭當中。或許有人誤會，梅這般的搔首弄姿過於做作，殊不知這是天候孕育之下，自然風土所涵養成的窈窕，渾然天成。



太陽在天空高掛許久，也漸漸累了乏了，卻仍然眷顧人們，在下山回家之前將最後的能量灑落在山間的每個角落，不同於曙光的奪目光彩，黃昏的溫存顯得更柔和舒爽。而在一旁凜凜然的松柏就像位詩人一般，靜靜地、默默地注視著眼前的景緻，注視著遠方遊子，那是千百年來家鄉不變的守候，不論我們距離多遠——離和悲歡，不論我們遭遇如何——圓缺陰晴，細密的針葉一葉葉記錄著思念，獨立的松果一層層散播著鄉土特有的芬芳。人是不可能離開故鄉。

這一張張的回憶，讓我重新省視了故鄉的意義，建構故鄉的歸屬，不再盲目追求新穎繁華，而是深深以自己的故鄉為榮。當我們能夠赤腳立足於這塊生我養我的大地，那就不必理會他人眼中的我，更不必在意虛榮的光芒。我的故鄉在南投，簡單、純樸，似乎更貼近真實。



亞大文學獎 話我故鄉類 優勝獎-趙嘉英 得獎感言



還蠻意外這次的比賽竟然能得獎，除了要謝謝學校提供了這個機會，也要謝謝高中的國文老師不厭其煩的指導。

起初，我並沒有太大的意願參加這次的徵文比賽，但文學課常不小心睡過頭，而被記遲到，希望能多多少少補貼一下我的平常成績，再加上前陣子被開罰單，希望能把錢錢賺回來，各種因緣際會促成我這次參加比賽的因緣。

憶起兒時，當我走過馬路時，經常對身邊的花草樹木，甚至風吹草動，總能不自主地留意它們的動靜，能輕易發現他們的傲人之處，能欣賞它們獨特的美麗，即便那些東西深藏在黑暗的角落，但兒時的銳利眼光總能輕易發現身邊許多美好的事物。

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所要面對煩心的事物漸漸增加，相同的道路、一樣的風景，我們卻少了快樂，是因為我們不再將心思駐留在身邊的美好，而是被囚禁在現實中的枷鎖。像是上班族煩惱著如何寫企劃書，學生們分秒必爭的狂背英文單字，媽媽們急著接送小孩上下學。然而被枷鎖囚禁多年的我，如今總算有機會放下生活中種種的束縛，好好留心於因身邊美好而體悟的感動。

透過這次的徵文比賽，我仔細地搜索對家鄉的記憶，以及細細品味其中令人心曠神怡的美麗景致，更重要的是，而在眾多美景中所體悟的感動，用最扣人心旋的文字表達我對家鄉的情感，不在被外在繁華的角度去評斷，而是內心最深層由衷的感動去表達。